

說小會社

銷

金

窟

丹翁書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六回 圓夢好狎客逞豪情 賦新婚佳人嗟薄命

上回書中說到小金黛玉房間中檯面散後。前房祇剩一個主人家羅武。後房却有一個預先酒醉的趙鏡非。阿娥一個身體不能分配開來應酬。著書的也不能雙管齊下。暫時攔過一邊。現在范雲飛到杭州赴盛遽仙之約。臨行時寫兩封書信。一封是許頌三的回書。一封叫阿福送到春申旅館。交趙鏡非。那鏡非未曾接到此信以前。正好細細表白一番。原來阿娥等到客人散後。對着羅震武道。你先回桑田別墅去罷。我須把床上酒醉的人安插好了。纔來震武道。叫我先去也好停一會你的車子呢。阿娥道。車子你坐了去。再來接我時候也。還正好。況且你這馬車是常包的多跑一次。有甚要緊。

震武聽罷點了點頭穿上馬褂下樓自去。阿娥却叫黛玉出來並坐在炕榻上露出十分懇摯的樣兒慢慢的對着黛玉道你今年已經十五歲了因爲一向沒有好客人到這裏來現在遇到了壽少爺手中狠是有錢年紀又是狠輕平日和你也甚要好你家中祇有一個娘苦得沒有法想上個月同我談起說你可以做大先生了像壽官這樣客人你與他有了交情想一定不會虧負你讓你娘也好到手一百二百塊錢咳看官說也可憐黛玉遇着壽官真個像阿娥所說總算好極的了有一種六七歲的時候就買到堂子裏等到身體有些長成只叟客人看對那裏問他願意與不願意就逼着做大生意不知上海地方一年中骯髒了多少好女兒呢黛玉聽了阿娥的話一半還出於願意不過年紀尙輕答不出甚話來阿娥見是允了遂托付阿珠今夜不必回小房子去睡在這裏以便伺候他們又湊在黛玉耳上叮囑了

幾句不知什麼話越發使黛玉默默無言頭也抬不起來那兩個老娘姨把席面上贖下來的酒菜並自己間房裏的飯菜一併擺在中間桌上圍上去大家同吃夜飯阿娥見那一盆火腿沒有動散對阿珠道這火腿不要動他再去配好兩隻盆子讓壽少爺醒時叫他吃些稀飯說着自己用湯淘了大半碗飯吃好了用手巾抹過了臉托膽安心下樓恰好馬車已經回來遂坐着到桑田別墅走進震武房間見電燈點着震武却不在房裏侍者說同丁先生到一家總會裏去賭錢了阿娥也不去等他自行收拾安睡及至一覺醒來見粧檯上的擺鐘已十點一刻了震武不知是什麼時候回來的正在呼呼好睡也不去驚動他輕輕起身下床旋開冷熱水龍頭放了一臉盆水擦好了臉又對着鏡子用手把兩邊的頭髮理了一理茶也不喝一口將房間開了隨手帶上對一個侍者道羅先生起來問我說我回到生意上去了

言罷出了門口。因沒有車子等了一會。纔喚到一部黃包車。兩角洋錢。回到院內。見房門已經開着。宋珊卿端坐在寫字檯前的一張轉倚之上。阿珠睡在炕榻上。未起一個老娘姨正在收拾房間。阿娥見了珊卿。用手望後指了。一指珊卿。會意也用手搖了一搖。低低的道。還沒有起來呢。阿娥順手攜過一隻椅子。坐近珊卿身傍。道。今日想怎樣同壽少爺開口。珊卿道。我已替你通盤算定了。叫他先拿出三百塊錢來。一半算給與黛玉的娘。一半算做下脚洋錢。另外替黛玉打一副六七兩重的金鐲。若講到花頭上。不能數多敲他了。目下至端午節。一共不滿一個多月。叫他頂多包了二三十個花頭也就足了。但是他此刻拿出來的三百塊錢。我一個人要的。阿娥詫道。你一籊腦兒。拿去黛玉的娘及房間裏的下脚。叫我。把什麼給他。難道要我。一齊墊付不成。珊卿道。那這金鐲。不是你的麼。到節上有三十個花頭。作他十檯酒。

二十場和你一個人到手的錢也不少了。況且壽官拿出了這票錢不見得以後不肯再用你又與壽官脫了關係那羅騷鬚子一面更加見得你與他要好日後設法弄他的錢他自然不能回絕你一個人有了兩路進賬這三百塊錢完全我一人用了憑良心上說話也不見得用過了分我此刻同他帶了五百塊錢鈔票在此讓他過一過手再留給我好了阿娥微想一想道這樣罷我與你認識已足四年了壽少爺也是你帶進來的這三百塊錢之內請你給我三十塊錢讓我開消開消房間裏人免得我自己再挖腰包等到黛玉的娘問我要起錢來再說珊卿見阿娥說得十分懇切祇好勉強應允阿娥又道今日廚房裏有加菜上來的等壽少爺起來了再去添幾樣菜你也在這裏吃中飯罷珊卿道我到後房去叫醒壽官且與他說定了不要我們忙個算無遺策他倒不肯答應說着便走進亭子房間見床上錦帳

低垂不聞聲息。壽官與黛玉兩個，兀是好睡。珊卿輕輕掛起帳子，早將黛玉驚醒。急忙把粉頸縮進被窩，不敢作聲。珊卿故意要揭他的被，黛玉始極嚷道：「房間內快來一個人。」阿娥聽見疾忙走將進去，叫珊卿站開，對黛玉道：「小先生快起來。」罷珊卿道：「今日的小先生靠不住了。」阿娥把嘴一叟，攜着珊卿的手，仍舊回到前房。黛玉聽珊卿已去，忙披上一件縐紗夾襖，走下床來。珊卿同阿娥在外房又談論了一會，聽黛玉叫老娘姨打洗臉水進去，知己起身，遂重行入內來。黛玉望着珊卿一笑，連臉也不敢在房裏洗，急忙走了出去。珊卿不便再與他取笑，見壽官雖還睡着，雙眼早已張了開來。珊卿就坐在床沿上，對他笑道：「昨晚如何醉到這個樣兒？起初爲了阿娥，纔同姓羅的鬥氣，怎又看上了黛玉？反把阿娥讓給與姓羅的。況且黛玉是小先生，你這一下，太大意了。可知道黛玉的娘，祇養了黛玉一個，剛纔阿娥同我說起黛

玉包與他的時候與他娘兩下說定等黛玉長大揀一個好客人嫁他却不在生意上把身體糟掉如今怎樣對付他呢壽官道阿娥的話休要聽他黛玉同我說過他娘乃是一個好人不會同我多講甚話珊卿道我也同阿娥講要常保黛玉做小先生除非叫他的娘每晚帶他回去生意上是沒交代的阿娥聽了纔沒得說祇同我商量房間裏怎樣開銷我恐怕他爭多論少一開口就答應替黛玉兌一副金鐲另外給三百塊錢叫他分一百五十塊錢與黛玉的娘剩下的一半開銷房間裏人阿娥還想敲你竹槓要在房裏補做幾個花頭被我當場阻住說得壽少爺既然同黛玉有了交情你要整百整十個花頭到節只有一個多月不能穀了場面却又要撐還我的看最多吃十檯酒碰二十場和也就過得去了阿娥纔沒有別話如今他偷然再要問你替黛玉兌甚首飾你也犯不着答應他祇說自己會情願與他

再兌堵住他不再開口說着將身邊一包鈔票拿出給壽官道我怕你帶出的錢不彀替你拿五百塊錢來了壽官接着卽向枕頭底下塞恰好阿娥進來向着壽官笑道壽少爺何不多睡一會養一養神昨晚的酒想必早吐完了了此刻胸口可還難過又說我常把小先生管得死緊原來替壽少爺管的足足一年有餘生意上有句俗語小先生第一次與客人有交情這客人一定要交好運你壽少爺府上有田有地每年有整千整萬的進款再要交運除非把小先生娶回養一個小少爺罷壽官祇是含笑却把枕底下的一包鈔票取出授與阿娥道這裏是五百塊錢你拿了去我已與珊先生商量過了三百塊錢你分一半與黛玉的娘一半作房間裏零碎開銷并下脚洋錢還有二百算先做十五個花頭錢存在你處做到端節爲止歸總包你三十個花頭是了珊卿對阿娥道你可要謝謝我麼是我替你說成功的阿娥

道。自然該要謝你。但你既然幫忙。索性幫忙到底。看小先生面上。請壽少爺。卽兌些首飾。也可使他心裏喜歡。珊卿道。你放心罷。首飾壽少爺自會去兌。與他的今晚先請起客來吃三四檯酒。算是暖房。可好。壽官道。三四檯酒的客人那裏去。請珊卿道。黃傲秋同王伯傑。昨晚一同到了上海。也住在春申旅館。可以去請他的其餘封幾張空白請客票。叫羅震武。丁士杰。許頌三等去代請。陳漢卿那裏飯後我自己去請他。叫他也代邀幾個朋友。還有巢麟生。汪松生。兩個包你四檯酒。穩坐得滿。阿娥聽了。因叫粗做娘姨。拿進一個硯瓦盤來。珊卿卽將盤內的請客票一一寫好。羅震武與丁士杰合用一個信封。信內封十幾張不寫名字的請客票。好待他兩個填上代請。許頌三處也是一封。其餘春申旅館。大雄旅館。都不用信封。春申旅館的賬房姚子鴻也請在其內寫好了。交與阿娥。卽命相帮一齊發出。壽官道。可惜頌三昨夜。

說范雲飛到杭州去了。不然他朋友很多，儘可請他代邀幾個。珊卿道：雲飛不來也好。這個人皮氣架子，都是十足在檯面上，往往弄得人家拘拘束束。那晚吳曉雲同華英的事，不是你親眼見的麼？此刻那外房炕榻上睡的阿珠，也已起身，早把黛玉的辮子梳好，黛玉重行洗了個臉，薄薄的施些脂粉，與阿珠一同進來。壽官覺得他比往日嬌豔了許多，心中十分滿意。珊卿又與黛玉取笑道：黛玉同壽少爺兩個，真是天生成的一對。阿珠姐今日爲何不替小先生梳一個頭，叫壽少爺兌一朵珠花，插上打扮起來，更加好看。阿娥道：你是個老客人，怎與黛玉祇管說笑。壽少爺卽肯兌珠花好，插在衣襟上的，不一定要梳什麼頭。若是你眼熱他們兩個要好，我看金如玉家的金鳳比小先生還要生得漂亮呢。珊卿聽了，纔塚住了嘴，響不出來。壽官道：你說要兌珠花，我何妨兌一朵，與他明天當真梳一個頭，與你看看可好。說時

把黛玉的手一拖同坐到床口上去。阿珠出外倒了兩杯茶來，笑道：「你們說得可口乾麼？時候已不早了，點幾樣菜用飯罷。」阿娥道：「真個要緊說話吃飯，都忘記了。」珊先生快寫幾樣菜交代相幫去。叫珊卿道：「隨便去叫幾樣罷。」寫些什麼？阿娥因喚了一個相幫上來，令他到福興園去。一碟蝦子海參，一碗蛤蜊湯，一碟蟬子，一碟醉蝦，立刻送來。又叫老娘姨到廚下將房間裏的飯菜搬上。因昨夜羅震武吃了雙檯，所以廚房裏照例加了幾樣葷菜。一碗是四喜肉，一碗蛋餃。阿娥看是新鮮燒起來的，就請壽官珊卿吃飯。又叫黛玉、阿珠一同坐上。五個人一桌。阿娥道：「有自己浸的玫瑰酒，可要喝一杯兒。立起身來。」從大玻璃瓶內倒出一大茶杯，又把一茶杯分而爲二，滿滿的。剛巧兩小杯放在桌上。壽官道：「我昨天大醉，今天想不喝酒了。」阿娥道：「俗語說：『酒醉酒來醫。』喝一小杯不要緊的。」因等壽官珊卿喝完了酒，纔一同吃飯。珊卿

飯量最好。一連吃了三碗。却是第一個吃好。抹過了臉。對壽官道。你此刻可不必出去了。我回一回旅館。到陳漢卿那裏去一次。最遲四點鐘。一同到這裏來。說着把桌上倒好的茶。喝了一口。獨自回至春申旅館。開自己房間。坐下。那賬房姚子鴻。進來。手中拿着一封書信。珊卿接來看過。見是范雲飛勸壽官回去的信。要想撕碎了他。不必與壽官去瞧。轉念一想。不妥。日後倘被雲飛問穿。時壽官必要起疑。遂隨手將信插在領衣袋內。子鴻道。這信剛纔一個車夫模樣的人送進來的。又說壽少爺。可是今晚。又要在小金黛玉家吃酒樓上十一號內的兩個客人。也有請客票的。珊卿笑道。包你吃到節上。還有好幾檯酒哩。子鴻道。這是什麼緣故。珊卿道。你將來終會曉得。不必管他。一大車行裏。壽少爺的馬夫阿土。可曾來過。子鴻道。讓我叫阿四到弄口去看。不知馬車來了沒有。子鴻回到賬房。去找茶房阿四。珊卿也走了出來。

把房門帶上。却上扶梯到十一號房內房中兩個客人。一個是黃傲秋。一個是王伯傑。乃是昨日纔從鶴樹村到上海來的。這黃傲秋已有五十歲年紀。高大身材。四方臉頭髮。早經花白。幼年到也奮志讀書。二十歲上即得了一個優貢。一手字也頗寫得好。只是鶴樹村的地土太薄。雖下了好幾次秋闈。却空領略了矮屋秋風的滋味。然鶴樹村一村的人。再要尋一個優貢出身的人材。已是絕無僅有的了。所以董事老爺的資格已足足做了三十年。那王伯傑的年紀。却只有二十多歲。生得瘦長身材。高顴露目。十分凶相。祖上乃是浙江寄居在鶴樹村。也頗有些產業。傳到伯傑手裏。已經零落殆盡。幸虧他有一個伯祖。在村中開了一所酒店。有十萬左右的家產。並沒兒子。祇生兩個女兒。到臨死的時候。王伯傑以兼祧孫的名義立嗣。過去得了這分家業。最奇怪的一件事。他那伯祖在將死的一日。曾吩咐伯傑道。我平日。

待人雖然苛刻一些。但年年的常齋禮佛。應有效驗。我死了。不見得閻王老子就不放。我還陽。倘然得見世界上人常常說的那第五殿閻王。就是宋朝日斷陽夜斷陰的包龍圖。最是公正。恐怕放我活轉來的日期。一定在第五殿上。但是七日遊一殿。挨到五殿日子。須要一個多月。身子仍舊停在床上。狠不方便。儘可裝在棺木裏頭。不過棺木蓋上。務要挖一個窟窿。用塊厚玻璃鑲嵌着。你們看見我還魂的時候。好把棺木趕緊打開。切記勿違。我囑伯傑。以爲將死的亂命。不可答應。那兩個女兒。因沒有嫡親兄弟。聽老人家說。還可以活轉來。自然哭着吵着。定要依他父親的遺命。伯傑竟拗不過他們自己。又是個新立嗣過來的人。只得勉強依允。真個把好好的一口棺木。那蓋上。却雕開了一個洞。引得合村來看的人。着實不少。誰知過了一個多月。死去的人。怎會還魂。棺木蓋上。雖然嵌着玻璃。玻璃是洩氣的。却一日一日。

的把屍氣洩出來臭穢難聞伯傑又恐怕那伯父不要真個活了轉來就央着親族到場揀個日子在祖墳上安葬完事自此以後便頓時露出貧兒暴發的樣來却心計甚工暗怪那死去的不應生下兩個女兒留着狠有些礙手礙脚好在大的已有了人家不滿一年就催着男家娶去雖然免不得賠些嫁資覺得十分心痛但眼前稍少清靜小的祇有十五六歲就別有深心並不去約束他任他每日傍晚時候搔首弄姿的站在門口有一家姓牛的近鄰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看上了眼不上半個月竟被他勾引上手那小的見伯傑是立嗣過來的也不放在心上竟然托開心膽將姓牛的引進到家裏不料恰恰上了伯傑的暗算過了一日知道姓牛的又來歡會他就不動聽色將兩個人雙雙縛住當時逼着姓牛的寫了一張伏辯又限一個月內央媒來將女娶去嫁資却一個錢都不拿出來面子上祇算折粧那嫁粧

歸男家自辦這一來纔算把姊妹兩個一齊請了出去。伯傑鎮日的無拘無束，爛賭狂嫖，著書的在第一回中不是說過的麼？那鶴樹村的淫風早已跟着上海日甚一日。此刻黃傲秋妍識了一個上海下去的流娼名珠妹妹。鶴樹村一帶的破落戶子弟并四鄉的幾個地保常日去打牌吃夜飯，算是替董事老爺捧場。王伯傑却包了一家姓潘的女兒。因他裙下雙鉤生得甚是瘦削，人都喚他爲潘蓮花。傲秋與伯傑的住房遙遙相對中間祇隔着一條河。一日珠妹妹慫恿傲秋要到上海來遊玩。一次被伯傑知道。因上海沒有到過，若帶着潘蓮花同去恐游玩時不能暢意。故他私自約定傲秋帶足遊資一同到申也。住在老春申旅館。第一晚就逼着傲秋帶了珠妹妹到一家戲館裏去聽戲。及至回到旅館已有一點多鐘。命茶房買些稀飯吃了。回到自己十二號房間。意欲收拾安睡。心中却七上八落的。甚是不定。後聞十一

號房中已睡得沒有聲息。遂決計叫茶房將房門鎖好。一個人重行出外。這一去難爲他上海沒有來過的人。竟會在外面私宿一宵。至第二日一早。始回見那十一號房門依然關着。安下了心想。昨夜的事可以把衆人瞞過。因悄悄回到自己房裏。等黃傲秋同珠妹妹起身。他就心中裝滿了什麼心事的樣兒。在十一號十二號房間川流不息的走來走去。似乎要把兩個房間踏破纔好。不一時旅館中開過了飯。剛敲過了一點鐘。伯傑又催着傲秋要出外去傲秋問到什麼所在。伯傑低頭笑着答應不出話來。傲秋也含笑道：「你若要遊園可以叫一部馬車到張園。愚園走走。倘若要到堂子裏去。前幾年我到上海也應酬的。現在却沒有認識的人了。底下一號裏的宋珊卿。他妓院中經絡是極熟。趙子丹的孫子鏡非也是他帶出場的。伯傑聽傲秋講到妓院不覺興高彩烈。急忙問道：「我聽說上海要認識堂子裏的先生一

定。須。要。朋。友。舉。薦。如。我。另。外。要。去。認。識。一。個。可。有。什。麼。法。子。傲。秋。道。從。前。四。馬。路。一。帶。書。場。很。多。兼。有。烟。榻。自。從。烟。館。禁。掉。以。後。祇。剩。了。天。樂。窩。一。家。只。要。去。泡。一。碗。茶。揀。那。臺。上。相。貌。生。得。好。的。點。幾。齣。戲。他。就。會。叫。娘。姨。大。姐。前。來。招。呼。也。有。的。卽。便。邀。了。客。人。到。他。生。意。上。去。的。不。過。最。時。髦。的。先。生。書。場。上。不。能。常。到。況。且。書。場。上。做。的。客。人。他。們。以。爲。此。人。的。住。址。家。世。一。些。不。曉。往。往。不。肯。十。分。巴。結。所。以。總。不。如。朋。友。舉。薦。的。好。伯。傑。聽。了。想。叫。茶。房。去。看。元。號。房。間。裏。的。客。人。可。已。回。來。沒。有。却。見。茶。房。手。中。拿。了。一。張。請。客。票。進。來。說。是。等。回。音。的。傲。秋。接。過。一。看。對。茶。房。道。曉。得。了。又。對。着。伯。傑。笑。道。你。心。裏。要。到。堂。子。裏。去。趙。鏡。非。恰。來。請。你。伯。傑。看。那。請。客。票。上。是。請。在。小。慶。普。小。金。黛。玉。家。雙。叙。問。傲。秋。道。什。麼。叫。作。雙。叙。傲。秋。道。請。你。吃。酒。之。外。還。要。和。你。打。牌。伯。傑。又。道。小。慶。普。可。在。四。馬。路。那。裏。時。珠。妹。妹。已。梳。好。了。頭。正。在。對。鏡。理。

那兩鬢的鬢髮聽了笑道四馬路沒有什麼小普慶的你不認得路停一會我同你去可好伯傑正要想催珠妹妹梳洗好了一同前往房門外卻又走進一個人來笑着說道認得路的可能彀帶我去麼伯傑見來的正是珊卿喜出望外傲秋同珠妹妹也笑着讓坐珊卿却站在房門口道我沒有坐的工夫壽官今日是大請客傲先生同伯兄可以早些請去我此刻已經叫阿四去喊馬車還要到愛文義路代請幾個朋友說着竟自匆匆的去了這裏伯傑談起壽官在妓院內常日逍遙自在心中十分羨慕就逼着傲秋到小金黛玉院子裏去做秋道就同你去也好但不知珠妹妹可真個同去珠妹妹笑道我有兩年不曾吃花酒了去吃趙壽官的酒是不要緊的說着換了衣服三個人竟至小普慶問明了小金黛玉房間興沖沖的上樓走進房間阿娥等連招呼都來不及那珠妹妹一見壽官就道阿唷寫意壽官要緊同

傲秋伯傑兩個講話不去兜搭却對着傲秋道我今日的酒客人愈多愈好傲先生同伯傑都來了真是最好沒有伯傑道你請客票上寫着雙叙分明吃酒之外還要打牌讓珠妹妹在內我們四個人先打一場如何壽官就命撒開檯子自己却叫黛玉代打這一場牌入局以後陸續來的客人把房間內擁擠得滿了珊卿到得最晚也同了幾個朋友阿娥見房中再擠不下向對過借了一個客堂間纔算打成功六場牌等到擺齊檯面大房間內雙檯壽官自坐主位亭子間一檯請羅震武做主人客堂間的主位却是宋珊卿坐了霎時間華燈如海酒氣噓雲珠翠作圍歌聲裂石較昨夜羅震武冷清清的兩檯酒不大相同直鬧過一點鐘纔散檯面仍是許頌三丁士杰後去士杰約頌三同坐汽車送他又說承蒙長者厚愛但四月十二日轉瞬將屆我又客居上海人地生疎胡府上又不受我一文茶禮新房中器具及動用

各物均須自備。我有三千兩銀子。一張莊票。請你拿去拜扞。先替我覓一宅。三上三下的房子。並在屋內佈置物件。若然銀子不彀。我再送來。說時把莊票取出。授與頌三。頌三當卽收下。那汽車送到頌三醫寓門首。等頌三叩門進內。然後開着自去。次日起。頌三就替士杰辦事。找房子。辦器具。足忙了四五天。纔看定威海衛路一宅房屋。胡宅亦忙着趕辦喜事。真弄得頌三分身不開了。到了十二日午刻吉時。士杰將自己坐的一部汽車。紮上了彩。另外添一部。坐上兩個媒人。一個是許頌三。一個是頌三親戚。臨時請的嘉定翰林鄭勝萬。一同到胡宅迎娶新人。此時丁宅門口用綢絹紮了一座五彩牌樓。庭心中一班小清音。紮了一座陽臺。還有一班軍樂。奏得洋洋盈耳。客堂中間。却祇設一張半桌。桌罩白毯。毯上鋪着婚書。丁士杰穿着西裝大禮服。胡澣香頭上戴了新鮮的鮮花花冠。上罩了雪白的兜頭亮紗。左右一邊一個。

十分嬌豔的扶新女子那司儀人放出十分鎮重的聲音宣唱禮節由新人行相見禮起直至行謝賓禮止來賓中如黃傲秋王伯傑二人也一籀腦兒都到入晚正席甚是熱鬧到了次日免不得大家公份又哄聚了一天真是華堂之上喜氣盈溢鼎焚百和之香人醉長春之酒那頌三與妹子兩個纔算完了一樁心事卽澣香心內也以爲終身有托魚水永諧誰知士杰結婚之後起先幾日尙能略盡夫婦的恩愛及至將近半月便露出整日整夜嫖賭的本相來澣香婉婉勸了幾次彼此就不免有些反目有一晚士杰吃飽了酒又宿在金如仙家裏彼頌三苦苦勸了回來見了澣香不發一語把外衣一脫就上床呼呼熟睡也是合當有事澣香想代士杰寬去衷衣却從袋中搜出一封信來這信乃是四川的嫡妻來催士杰趕速回去澣香見了頓時雙手發抖兩眼眶中的淚如同珍珠斷綫一般正是

應憎舅父糊塗甚。奚止夫郎薄倖多。

要知澣香搜得此信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海上銷金窟 第六回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七回 入迷途孤客宿勾欄 集巨款單身落騙局

上回書中說到澣香從士杰身邊搜出一封信來。乃是士杰嫡妻寫來催士杰回四川的。不要說澣香見了此信芳心寸碎。就是看書諸君恐怕也要代澣香扼腕嘆息。不過在士杰眼中看來。却是件極平常的事情。原來士杰是一個黨中的有名人物。平日抱着獨身主義。以爲萬一日後有甚三長四短。不致遺累妻室。所以有人問他家室。總是說沒有娶過。其實他去年東渡歸來。便完了婚。今年二月。因事到滬。不料許頌三竟看上了他。又把個外甥女兒在利泰番菜館與他照了個面。士杰正在少年那裏有不貪美色之理。就胡亂成了這件親事。然已經娶親的人。再行娶親。畢竟有些提心吊膽。

故此頌三起先提議在康腦脫路借徐園結婚他恐被熟人看見定要發生議論不敢答應末後還是在威海衛路借了一宅房子纔算完事雖然士杰初到上海寓在桑田別墅的時候曾寫了一封家信寄與妻子以後便看了金如仙如今又娶了個胡澣香那裏還把四川家裏的髮妻放在心上可憐他髮妻却時刻紀念因爲自二月間至五月底已過了三個足月不見第二封信只得央了個人寫信寄到上海桑田別墅別墅中管事的因士杰已經遷居知道震武是士杰的朋友遂將這封信托與震武轉交這一日剛巧士杰又在金如仙家請客震武遂將這封信悄悄的交與士杰士杰見是家中妻室催他回去的信心想不可被第二個人看見就隨手插入衣袋裏頭因當時多吃了酒又想宿在如仙那裏被頌三硬逼回家心中狠不願意一進房上床便睡不料竟把這封要信落在澣香手中此刻澣香見了心中如

何不要錯亂頓時四肢冰冷如同軟化一般默坐在床口上胸口一陣難過辨不出是酸是苦幸虧他讀過十多年書心地還能鎮靜略略定了會神曉得這幾事已鑄成大錯若同士杰爭論先被人家笑話那四川的妻室不見得因我一陣吵鬧竟能走開讓我此事如何處置轆轤般的芳心想來想去竟轉不出什麼法來看床上的士杰正在呼呼好睡想與他在利泰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雖是羞人答答心中却滿貯着無限快樂誰知結褵未滿兩月看他竟是個俗語所說吃着嫖賭四字犯全的人更不料家中早已有妻又想起自己的舅父不知看上他那一種好處把我苦命的外甥女蔦生生的許配了他不由心上一酸斑斑點點的眼淚把一件簇新白熟羅衫都濕遍了時窗上已現着魚白肚色聽着外一陣陣曉風吹在馬路兩傍樹枝之上瀟瀟的非常悽惻愈覺心頭悲苦萬分直至天色大明精神疲倦把那封

信輕輕仍舊插入士杰衣袋自己將卸去羅衫要睡却礙着士杰的一雙鞋擱出在床口上不免代爲脫去士杰身體略略一側不去理他就在外床睡了。下去這一睡直到廚房裏催開午飯一個傭婦將他推醒澣香張開眼來見裏床的士杰不曉得在什麼時候已走出房去因問此刻可是將要開飯少爺現到那裏去了傭婦道此刻已經一點鐘過了少爺是桑田別墅裏的羅老爺坐了汽車來同出去的澣香聽了從床上懶懶的起身走下對着衣鏡一照見兩眼有些浮腫身上穿的一件藕湖色紡綢襯衣已睡得都是縐痕那帶過來的婢女阿玉見澣香起身忙整備上洗臉水并牙粉肥皂等物澣香却向床背後去了一會纔出來洗臉傭婦上前問可要開飯澣香點了點頭等到開出飯來擺在中間客堂樓桌上澣香心灰意懶的一個人午飯桌上擺着幾樣菜蔬并自己碗中的飯也不曉得是怎樣滋味勉強吃了一

小半碗卽把飯碗擱下。阿玉送上手巾。澣香拿了回入內房對鏡照着抹了。抹嘴也不傅粉。頭上梳的是女學生式的圓髻。可以隔一夜的不用再梳。隨手在衣廚內拿了一身元色外國紗衫裙。穿上吩咐阿玉和傭婦看好門戶。知道士杰每日出去須到半夜後纔得回來。又對阿玉說我回到太太公館裏去。言罷出門僱了一輛黃包車。到派克路家裏。他母家的房屋兩上兩下。樓上是逢辰夫婦所居。澣香未嫁之時住的。乃是後樓。樓下統廂房。乃澣香母親一個人所住。澣香上前叩門。他母親自己來開見澣香一個人回來。背後連使女向沒有跟覺得。定有事故。未免呆了一呆。澣香走進母房。他的舅父許頌三橫在床上。見是澣香站了起來。又看澣香雙眼浮腫。情知有故。却不能開口。便問澣香的母親微微盤詰他。道士杰可曾出去爲何沒有回來。澣香聽提起士杰二字。心中十二分的委曲。頓時鉤起。不由不雙淚如珠滴。

溜溜流將出來。澣香的母親道：你們小夫妻二人統共兩個月，尙沒有滿怎的時常嘔氣。今天又爲了什麼事？儘管可與我說，何苦這樣傷心號哭。澣香淪了好一會淚，纔極力忍住，將昨晚事說細說知，急得澣香的母親和頌三兩個同問：這封信可是真的？澣香道：我向來識幾個字，難道他家中寄來的信竟會看錯。頌三道：你把這一封信仍舊放在他的身邊，不問穿他，倒是有見識的。澣香的母親道：我也是這樣想，不然恐士杰惱羞成怒，一口定了名分。澣香真個去做他第二房，不成回頭，又抱怨頌三道：這都是你做得好媒。說士杰怎樣好，怎樣好，此刻弄出這等的事來。頌三鼓着嘴道：我起先認得士杰的時候，他說沒有娶過妻室，那晚在利泰番菜館聚餐，當你面也相過。親的澣香道：二老也不用互相埋怨，俗語說：生米已成熟飯，說也枉然。我昨晚想了一晚，偷四川的不出來，上海終歸只有我一個人，但是他的脾氣不

會合到老的。我祇好怨自己命薄。想等暑假過了。還是去當我的教員。說着又要哭出聲來。頌三聽了。條的跳起身來。道：待我去同范雲飛商量。泮香的母親詫道：這事如何去同姓范的商量起來。頌三道：當時我們女家的媒人不是起先要請范雲飛麼。他却寫了一封信來。信上說：婚姻大事最宜審慎。這不是士杰以前的事。他有些線索的麼。我去同他商議。自有我的道理。又對泮香說道：你也不用氣苦。只要士杰往後於應酬上檢束些兒。今晚我偷然見他。囑他早些回家。就是言罷。披上一件香雲紗長衫。別了泮香母女。匆匆的直到大雄旅館。動問賬房。知道雲飛已到。走進十三號房內。見雲飛坐在中間。指點童兒毛男收拾桌上一包一包的茶葉。見頌三進來。忙起身拱手讓坐。頌三道：雲翁已回來幾日了。貴恙可曾全愈。雲飛道：昨晚纔回來的。賤恙早已好了。因被一個姓盛的朋友拖住。又多擔擱了幾天。說時指着桌

上一大堆茶葉笑道這一次帶了二十幾斤新茶葉來葉子狠細狠嫩又泡得起府上我已飭阿福送了兩瓶過去頌三道又要承你的厚惠雲飛道令甥女的喜期我却沒有躬逢其盛抱歉之至頌三見雲飛提起他外甥女的喜事祇含糊的應了一聲等毛男送過了茶走出外面纔低聲對雲飛道雲翁你提起舍甥婿士杰的事可知道他在四川已經娶過妻室麼雲飛驚道怎麼他既經娶過妻室如何敢娶令甥女你如何又得到這個消息呢頌三就將澣香搜得信件的事說了一遍雲飛道這是實在的了但我從前復你的信請你審慎乃恐士杰這人舉動有些浮躁性子有些剛愎日後夫婦間不能相得之故不斗他竟是停妻再娶你們可曾想一個對付他的方法沒有頌三又將澣香把這封信仍舊放在士杰身上並不發作的話完全告訴雲飛雲飛繃了繃眉道我想那羅震武一定有些曉得這樣違背倫常的事

姓許的既幹得出來將來定有別事發生你那令甥女的身世也真可憐極了。頌三聽着無言可答唏噓了好一會雲飛又道我到杭州去了兩月上海的事都隔膜了樓上的巢麟生說是三四天前進了虹口成仁醫院你可曉得這件事麼頌三歎了一口氣道離離奇奇的事都是出在上海麟生進成仁醫院我狠明白他起先曾到我醫寓內求診過兩次患的是極劇烈一種淋症想必近日發炎得越利害了所以進醫院去的那臨秋閣家的阿寶就爲了麟生的事賭氣歇了出來現在跟着我做的三馬路林文香我想麟生是一個狠肯用錢的客人不應該生這樣齷齪的病症有一天問起阿寶阿寶正懷着一肚子悶氣遂一五一十的告訴出來據說麟生這一次到了上海臨秋閣處祇會宿過一夜以後就常在林媛媛那裏走動那林媛媛的養母老二却口口聲聲說媛媛是小先生第一定要發一個利市林媛媛又

故意同麟生打得火熱。把一張放大的照片贈送與他。引得麟生急了。竟答應老二五百塊錢。又替媛媛辦了好些衣飾。老二將洋錢衣飾收到手內。纔叫麟生吃了一個雙檯。麟生很會打趣。把兩席酒分作兩起。日間一席。晚上十一點鐘再吃一席。他心裏算計很好。以爲朋友往來應酬。終是蜻蜓吃尾巴。自吃自。所以晚上這一席酒。朋友一個不邀。祇他獨自一人。叫房間裏人陪着同吃。那晚纔算完了。心願雲飛道。我聽說林媛媛。去年在漢口的時候。已做過大生意了。頌三道林媛媛。自然是大先生。當晚麟生上足了這個暗當。也覺有些懊悔。到了次日晚上。林媛媛房中來了一戶生客。打了一夜的牌。麟生只得一個人宿在後房。誰知第三夜和第四夜。都是這個客人。沒一夜不是打牌。打到天亮。直把麟生乾攔了他。三夜雲飛道。這是什麼緣故。頌三道。這個緣故。我也沒有探聽出來。不過麟生到了上海。是一夜都不慣空。

宿在旅館內的不料在林媛媛身上花了整千洋錢反獨宿了三夜急得他沒有法想又不好意思告訴傍人就找了他一個堂房哥子巢佩之與他研究那巢佩之住在上海好多年了便將這件事託了一個茶會上的人說媛媛的娘老二詐欺取財要稟報捕房辦他誰知這老二還要來得利害說媛媛天然是小先生姓巢的既然曉得他做過大生意當晚爲什麼沒有說破還要接連來往了三四夜這分明是任意污蔑姓巢的當真要辦儘管去辦我們生意上出檯面捐的不見得一定受客人欺壓要長便長要短便短那茶會上人見爭不出什麼理來只索罷休到了節上兩席菜錢老二居然來討仍舊麟生惠鈔雲飛道堂子裏瘟得利害的茶人都是從急色上來的想穿了真是好笑但麟生同林媛媛既已斷絕又到那裏去弄了毒來呢頌三笑道你祇顧往下好聽我却口中有些渴了說着拿起茶盞來喝了口茶又

從身邊取出一個貯雪茄烟的皮盒來。把一支美女雪茄烟燃着。吸了幾口。重行講起巢麟生的事道。麟生受了這一個虧。就到蘇州一家醬園裏查賬去了。雲飛訝道。身上的毒。可是到蘇州染來的。麼頌三道。不是不是。祇因他。哥子巢佩之。有一晚到錦月閣院子裏去打茶圍。臨秋閣逼着問麟生的下落。佩之將麟生在林媛媛那裏受欺的事說了一半。却把茶會上人的一段事瞞過。那臨秋閣的娘聽了這件新聞。暗暗記在心上。過了幾日。探得麟生已從蘇州回滬。遂帶了臨秋閣來找麟生。麟生似乎很是灰心。不願意到妓院遊玩。臨秋閣的娘對着他道。你是喜歡小先生的。我將臨秋閣的妹子巧媛奉送與你。巧媛連牌子都沒有掛。天然沒有做過生意。我決不像林媛媛的娘。老二要你多少多少。仍舊送了一個假貨的小先生與你。麟生聽了。不覺色迷迷的。又動了心。被臨秋閣母女兩個你推我扯的。拖到院內。臨秋閣

將麟生含酸帶刺的數說了一頓。到了晚上，那臨秋閣的娘，真個逼着巧媛陪麟生去睡。巧媛雖上了床，却鬧出笑話來了。任憑麟生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巧媛執意不肯。末後索性走下床來，睡在對床一張炕上。那臨秋閣的娘是在後房，留着心的聽見了，就走進前房，放出惡鴇的手段來，問是什麼緣故。巧媛抵死並不開口。臨秋閣的娘動了火，就夾七夾八的把巧媛亂打。麟生見了心中有些不忍，走下床來勸解。那巧媛被娘打得急了，纔掙出兩句話來，却把麟生氣個赤昏。雲飛道：「他講些什麼話呢？」頌三道：「巧媛說是我也是好人家出身，因為江北連年遭了水荒，被一個遠房叔子拐到上海賣在這裏，逼着我做這生意，也是沒法。不過第一個客人須由我自己願意，若像許老這人吸了鴉片烟，身上怪腌臢的，又是同姊妹。臨秋閣要好在前，如何還可做我？說着仍是嚶嚶的飲泣不止。雲飛哈哈笑道：「麟生平日自以為落

拓派的名士却被一個巧媛憎嫌他腌臢起來。頌三道他娘見緊逼着巧媛沒用就變了一個方法命臨秋閣錦月閣兩姊妹一同陪了麟生雲飛道這却如何使得錦月閣是他哥子佩之做的雖說是妓院裏名分終須分的麟生在這色慾上頭真是太渾蛋了。頌三道我也是這樣說麟生却左擁右抱的樂個不了從此每一個禮拜報効一檯酒兩場和逢到吃酒日期一個人坐在中間臨秋閣錦月閣分左右有時房間裏人一籬腦兒坐上你想麟生可算得會頑麼到了後來端節阿寶要拆麟生與錦月閣訂交的下脚洋錢臨秋閣的娘說阿寶不是跟錦月閣的阿寶說錦月閣不應該到臨秋閣房裏來睡自己也是一樣的服侍臨秋閣的娘那裏肯拿出錢來阿寶因負氣歇出佩之到是阿寶帶進去的老客人就將這件事告訴佩之佩之靠麒生在法界上開的醬園過活祇好悶在心裏錦月閣那邊氣得絕迹不去麟

此刻阿寶已跟林文香了。纔被我曉得明白。我此刻要到一個人家去看診。停一會約定在什麼地方。我請你吃晚飯。再細談罷。雲飛道：停刻大約在華英那裏。你來找我。只是你講了一長篇話。麟生究竟如何受毒。怎的仍舊沒講出來。頌三站起身軀。一面走。一面答道：聽說麟生在臨秋閣玩得厭了。又到棋盤街么二堂子住了兩夜。諒是由此而起。但阿寶說臨秋閣也曾受過毒的。麟生的毒到底從那裏受來。我不能指實他了。說着早已走了出去。雲飛也不去送他。祇說了句：停會再見。因這日天氣暴熱。命毛男開了一瓶汽水。喝了幾口。纔覺得涼沁心脾。那送茶葉出去的阿福回來。手中拿着六七張名片。并幾封力錢。雲飛揀一封賞給毛男。其餘叫阿福晚上帶回公館。同幾個底下人分派。阿福稟道：老春申旅館內的趙少爺說晚上請少爺到小普慶去吃晚飯。有請客票來的。雲飛道：你在外面歇息一下。我就要到清和。

坊去阿福退出外邊雲飛將盛蓮仙贈的新疑雲集看了幾頁毛男揀兩瓶茶葉授與阿福擺在車箱裏頭隨後坐上包車到清和坊那華英也坐着包車正從弄內出來遇見雲飛含笑問道可是到我院子裏去雲飛點了點頭華英命將車子折回一同至院門口下車挽了雲飛的手讓到樓上房內坐定問杭州是幾時回來的一去了兩個多月雲飛說昨日晚車回來那跟華英堂差的老三華英的妹子瑞英忙着絞手巾倒茶代寬長衫華英道你的病定已好了可曾帶了些杭州東西回來雲飛道我那裏有什麼病祇戒了十幾天的酒杭州也沒有什麼土產祇帶了些茶葉送你便叫阿福將車箱裏的茶葉送上又說杭州新出一種亮紗可以做裙子穿買了一疋回來等公館裏開翦過了我也送一條裙子與你老三在傍聽了道華英束了裙子可以帶到公館裏去了雲飛對華英看了一眼笑道我沒有這樣的福華英

鼓着嘴道。真是氣數。恐我沒福到你公館內去。但請請你那位夫人的安。難道也不准我麼。說着把頭側了過去。雲飛陪笑道。是我說錯話了。先生休要動氣。時華英的堂差已叫妹子瑞英去代兩個人許久。沒見不免清談絮語起來。談至上燈以後。那趙壽官在小普慶小金黛玉院中寫請客票。到大雄旅館去請雲飛。已經出去。重到華英院中來請雲飛。接了穿了長衫。要去華英問可來。叫局雲飛把請客票授與華英。看道這上邊沒寫明白。偷是吃酒自然來叫。又說我約許頌三到這裏來的。若然來了也請他小普慶來罷。華英唯唯。送至梯口。雲飛下樓。不坐車子。一個人走至小金黛玉院內。見壽官正同三個人在那裏打牌。房中黛玉之外。另外多一個小先生。一同上前應酬。壽官見了雲飛。道請坐。剛纔謝謝你的茶葉。這裏祇有一副牌了。打完牌就可吃飯。雲飛隨口答應一聲。便在炕榻上坐下。三個客人把一副牌打

完都上前來動問姓名。雲飛答了，回問三人，纔知道一個是黃傲秋，一個是王伯傑，都與壽官同鄉。還有一個是南市大盈錢莊的管理胡荷舟。彼此講了幾句渴慕的話。雲飛問壽官道：「珊卿兄呢？」壽官道：「他到鄉下去了。說定今日回上海的輪船班頭，早已到了。不知他怎的沒來。不一時，桌上飯菜已經擺好。阿娥帮着讓坐。」壽官道：「今日的菜都是這裏自己燒的，不知滋味可好。」雲飛見桌上擺有六七隻碗碟，中間三隻已佔滿了半桌。一隻是一品鍋燒的清燉鴨子，加上一對金銀蹄，一隻海碗中盛着一個西瓜，把瓜瓢挖去，燉着鰻菜一隻，大尺盆中乃一大條醋溜西湖魚。雲飛道：「我們五個人恐怕沒有這樣胃口。」壽官道：「我起先預備珊卿、約陳漢卿、汪松生同來的，此刻不用等了。」王伯傑入了座，逼着大家叫局。雲英只得將華英叫來，壽官自己不吃酒，却一杯一杯只顧代雲飛斟。上又叫小金黛玉也站在雲飛身傍斟酒。雲

飛笑道：你們兩個這樣的厚意，可是要我醉麼？壽官道：你的酒量最好，那得會醉。伯傑兄可以陪你幾杯。那王伯傑聽了，真個同雲飛一杯一杯對乾起來。雲飛覺得喝有兩片多酒，各色的菜吃得也不少了。就問阿娥要飯。壽官道：再可以多飲兩杯。雲飛道：我向來最喜歡的是酒，因為胸胃間時常飽悶。醫生勸我戒酒。今日菜好，已過量了。阿娥始盛上飯來。大家一同吃飯。華英等雲飛吃好，向主人道謝過了一同下樓。剛出院子門口，見回鄉去的宋珊卿手中提了一個皮包，從黃包車上下來。雲飛把頭向珊卿一點。同華英各坐上包車，自去這裏。珊卿走至黛玉房中，見壽官同阿娥、黛玉坐在一桌吃飯。黃傲秋同伯傑、荷舟分坐在炕榻上閒談。珊卿問壽官道：雲飛可是在這裏吃了晚飯去的？辦礦的事可曾同他談起？壽官道：雲飛在杭州昨日回來，今日送了兩瓶茶葉到旅館內，所以乘便請他來吃夜飯。沒有同他談辦礦。

的事。今天輪船因何到得甚遲。你到此刻纔來。珊卿道。那裏是輪船遲慢辦的事。要叫我來得及的。此刻我肚子餓了。吃了飯再同你細講。遂將盛好的飯接連吃了兩碗。抹過手巾。就和壽官同到後房。黃傲秋因珠妹妹一個人。在旅館內別了壽官。先自回去。珊卿把回鄉後的情形。訴與壽官聽道。我昨日晚上十一點鐘到運娘舅那裏談起你祖父的痰喘病。較從前發的重了。每晚氣喘須至天明纔止。上個月內想叫你的叔祖到上海來尋你。你叔祖也是個寶貝。要問他借二百塊錢。又說尋你回去之後。須收拾一間空屋。將你關在裏面。不准出來。你祖父因舍不得二百塊錢。自己又身子有病。也不敢找到上海。只是提起了你。便刻刻長吁短歎。現在把睡的那一張榻移到裏賬房內去了。再要設法拿他洋錢。真是休想。壽官道。洋錢沒有法取。素條可曾劃到手麼。珊卿道。幸虧運娘舅想出個妙策。來今日一早勸你祖父打

嗎啡針說是氣喘。可以立止。送打針的人三塊洋錢。叫他把嗎啡格外加濃。所以打了一針。竟把你祖父打醉睡着。不知人事。纔從帳箱裏取出置產簿。來抄了五百十畝田的畝脚四址。我就趕到册房裏去請管册的將素條劃出。那管册的見要劃五百十畝爲數多了。非常詫異。三翻四覆的盤駁。我說要你祖父到場方可照劃。我因一時情急。祇得說明是你等着錢用。又把身邊帶的一百八十塊錢鈔票一起送給他。并寫了一張筆據。以後發生出什麼事來。你我二人負責。纔算勉強劃了出來。原來鶴樹村一帶的田。都是沿海漲灘。開墾至十年以後。田價驟漲。却只有執照。沒有方單。民間田地買賣。須到册房內將畝脚劃出。方可抵押變賣。那劃出來的單據。就是素條。珊卿把話說完。隨手將五百畝一張素條授與壽官。道另外的十畝田。運娘舅說取置產簿是他的法子。此刻沒有錢用。他拿去抵押了。又道我叫船出來。

的。時。候。聽。說。你。祖。父。醒。了。讚。嗎。啡。針。甚。是。有。効。今。晚。還。要。打。一。針。哩。壽。官。聽。了。毫。不。關。心。却。站。起。身。來。道。這。裏。不。便。我。們。回。旅。館。去。罷。遂。卽。走。至。前。房。約。了。伯。傑。荷。舟。一。同。回。到。春。申。旅。館。一。號。房。內。珊。卿。代。寫。了。一。張。抵。押。據。將。五。百。畝。素。條。在。大。盈。莊。上。抵。了。一。萬。塊。錢。由。伯。傑。珊。卿。作。中。莊。上。現。扣。去。一。千。元。利。息。另。外。三。百。塊。中。金。壽。官。祇。實。收。八。千。七。百。元。一。半。是。大。盈。本。莊。的。卽。期。票。一。半。乃。是。鈔。票。荷。舟。收。了。契。約。將。票。洋。點。交。清。楚。自。回。南。去。壽。官。仍。舊。回。到。小。普。慶。黛。玉。院。中。到。了。次。日。就。在。愛。文。義。路。陳。漢。卿。借。的。房。子。裏。頭。開。起。一。個。鑛。務。公。司。來。定。名。爲。川。鑛。鑛。務。公。司。駐。滬。辦。事。處。股。本。是。汪。松。生。一。萬。二。千。壽。官。八。千。言。定。四。千。塊。錢。一。股。松。生。三。股。壽。官。兩。股。這。二。萬。款。子。指。定。購。辦。機。器。採。取。松。生。山。裏。的。銅。鑛。之。用。待。採。有。成。効。再。行。招。股。又。請。了。一。個。美。國。留。學。回。來。的。那。曼。恩。爲。鑛。師。約。了。日。子。同。回。四。川。去。採。取。鑛。質。珊。卿。

同漢卿兩個都是駐滬辦事員把這三樓三底房子收拾得十分精緻有時命廚房裏備了幾樣菜和丁士杰羅震武一班人吃酒打牌叫局末後竟於宵深人靜之後共賭起牌九來有一晚壽官在場贏到了一千幾百塊錢安心滿意的回到黛玉家中誰知剛要想睡却有人把院門敲得怪響彷彿宋珊卿聲音在門外叫着自己名字兀是把門叩得甚急正是

約期開鑛空成夢 深夜敲門飽吃驚

要知那來者是否宋珊卿可是公司中發生了什麼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海上銷金窟 第七回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八回 來日大雄愛妾明志 去毒務盡豔妻驚心

却說壽官拿出八千資本。同汪松生在愛文義路設立川鑛務公司。在眼光敏銳。諸君閱之。早知這公司一定是個騙局。然壽官人非至愚。貿貿然以家中田產七抵八扣借來了八千金。肯去辦鑛。此中定然有重重黑幕。在內不妨讓在下抽絲剝繭的實道出來。原來壽官在小金黛玉家吃四檯酒。打六場牌的一日。這黑幕就蘊釀起來。那天不是壽官深恐沒有朋友。珊卿擔任着到陳漢卿家裏去代邀幾位的麼。當時珊卿吃了午飯。回到春申旅館。邀了黃傲秋王伯傑二位。坐上馬車。叫阿土拖至愛文義路陳漢卿家停下。那漢卿同汪松生正在廂房內着棋。見是珊卿招呼坐下。漢卿道。這兩日你

同壽官在那裏頑我到你旅館裏找了幾次總是沒有會面這次出來想必一個人腰包滿了所以老朋友都不要會面珊卿道不瞞你說壽官這兩天常同范雲飛在一起你就天天來找壽官也是沒用那雲飛真是精明利害在牌上想撈壽官幾塊錢用也發不來什麼大財就是你替他辦了一隻鑽戒分了我五十塊錢餘外同你一樣也沒有到手過一個祇因昨天晚上壽官同姓羅的吃醋阿娥把黛玉去陪了他今日要多請幾個朋友吃酒纔來同你商議漢卿道阿娥到手了多少洋錢珊卿道一籊腦兒三百塊錢換了別人起碼拿他一半我與他因先前有過交情開不出口最好的是范雲飛昨日到杭州去了壽官喜歡打一百塊底麻雀停一會不妨同松生先賭他一二百塊錢來用用漢卿聽了默然不答松生道你剛纔說在牌上發不來什麼大財怎麼此刻仍要同他打牌珊卿道我是說前幾天姓范的同在一

起我們有些礙手礙脚打牌發不來財並不是說不與壽官打牌今日能發贏他幾百塊錢乃是落得的事若要發他大財除非慢慢的想一個完全方法也要讓他貪圖些些利益纔肯來鑽這圈兒漢卿道這回壽官到上海來可曾帶足資斧共有幾千塊錢珊卿道帶是沒有帶足前幾日家內又寄出來三千塊錢放在旅館不妥存在一家銀行裏頭昨日因要錢用我同他去取了五百見那摺子上邊已經不滿四千塊了你們能馬上想一個法子出來三千塊錢可以穩到手的漢卿道一樣想法子索性想他個一萬八千省得俗語說一番手脚兩番做合不上算但不知他家內可還拿出多少錢來珊卿躊躇了一會道鄉下的現錢拿到手也甚有限他家裏有的乃是田單可以設法拿出來的祇是拿到上海無處抵押也是沒用漢卿道抵押尙還容易這田地離上海不算狠遠但數目過於大了必要找個保人確是一

件難事。我這小總會內。雖然沒有領過執照。南市大盈錢莊上的胡荷舟也常到這裏來打牌的。有時我有幾個同鄉到上海來用完了錢。拿出田單房契一樣向他莊上抵押。祇要有個保人。利息認得重些。他從中更要得些扣頭。十件裏有七八件成功。現在松生家裏有座鑛山。幾個朋友都知道的要轉壽官的念頭。你可慫恿壽官拿出一萬塊錢。同松生合辦一個鑛務公司。却須把辦鑛的利益。由你天花亂墜的講得他務要動心。珊卿道。壽官拿出錢來。時刻要想遂他的心。很命的用。都來不及要他辦鑛。把錢放在公司裏去。他仍舊一個錢沒有。恐怕必不願意。漢卿道。你這個人怎麼獸起來了。拿出資本來開公司。這款子須存銀行裏。壽官若要錢用。可以到公司內來取的。你不會子細去對他說。譬如一萬股本。倘然有甚急用。要支透一二千也。可以的他手中有了田單。我們不替他想法子。他那裏就有錢用了。如今有

人替他將單子抵押出去。雖說這種款子存放公司做了股本，他聽見了隨時可以支取，並且又可透支，決不會不願意的。你可等他空閒時候，先將辦鑛的事同他談將起來，然後說田單祇要找個保人，包你有些意思，可替你到鄉下去設法取來。珊卿問松生道：「這兩日你手中可寬裕麼？」此事須在壽官面上預先結交起來，纔好。松生道：「這幾個本錢終得要預備的。三個人計議良久，大家決定主意，便約了樓上幾個整齊些的客人一同赴小金黛玉院中，應趙鏡非之約，與他碰和隔了兩日，那王伯傑看中了西安坊凌新寶，也要報効一個雙檯。伯傑統共第一次到上海比壽官的資格還駁不上，那裏去請甚朋友，免不得央珊卿邀了羅震武、丁士杰一班人，陳漢卿、汪松生兩個正在結交壽官的時代，自然也一同請來。伯傑却沒有一個朋友可邀，忽然想起自己開的酒坊與上海南市大盈錢莊常有往來，死去的祖父還

有二萬款子存放在他莊上那管事的胡荷舟何不去請他前來藉此可以認識認識真個天下偏有湊巧的事珊卿同漢卿松生見了這個機會正如釣金鰲得了香餌似的當晚先由漢卿放出籠絡手段一面討好伯傑一面同新寶的娘說妥將伯傑留下又設法疏通新寶的跟局小老二迷上了黃傲秋此時傲秋纔懊悔把珠妹妹帶了出來不能與小老二停眠整宿然同伯傑兩個大有早歡暮樂終老此鄉之概那漢卿同着松生自從這一日起不是今天請趙壽官吃番菜就是明日請王伯傑看夜戲遇到壽官伯傑吃酒打牌的日子沒有一次不招呼得高朋滿座逸興遄飛壽官同伯傑兩個會到了這樣周到的朋友自然一日都離不開他珊卿却周旋應節的穿插其間且得兩面傳遞消息過了半個多月漢卿等見時機已熟催着珊卿同壽官談起設立鑛務公司之事壽官知道自己銀行裏的存款已經將次用

完小金黛玉不願再做生意逼着要借房子雖說黛玉是自己身體恐怕沒有三千四千塊錢這件事也辦不下來聽見珊卿能把家中田單偷取出來抵押巨款入了公司的股本仍可隨時支取應用竟遂一口應允並自願向王伯傑磋商請他做一個保人珊卿捉一個空先去向伯傑說明道壽官要將田單取到上海請你做保向大盈錢莊上抵押一萬塊錢上海抵押款子作保的例有三成用金我知道你不在乎此不妨將這用金替凌新寶兌些手飾也是落得的事並且松生同壽官兩方面都要感你的情伯傑道讓壽官同荷舟商議定了再說也好珊卿見伯傑已有允意便將這番意思告訴松生那松生見了伯傑到先用金鐘罩的法子故意要伯傑也拿些資本出來入股伯傑心中不願奈礙着平日要好的情面不便回却吞吞吐吐的答應不出漢卿拿出中間人的口吻道既然伯傑兄自己不願入股現在趙鏡

非兄情願。同松生合辦。但是沒有現款。須托珊先生下鄉去取田單。向大盈錢莊抵押一萬塊錢。臨時想請伯傑兄做個保人。讓我同珊先生在公司內。可以得個位置。這是千萬推却不來的。不知伯傑兄可能應允。這句話兒伯傑早入了珊卿之言。知有用金到手。目下抵押得數目。雖大好在壽官祖父異常溺愛。日後曉得定會替他了結。並不擔甚干係。心下略略籌算一會對漢卿道。兄弟向來沒有做過保人。這一次松生兄真要辦。鑛大家乃是至友。不敢不盡力幫忙。但是這一件事要辦。必須日內就辦。因為傲秋先生要逼着兄弟一回回去。一次遲了。祇恐不在上海。漢卿松生兩儒同聲說道。傲秋先生在上海遊玩。得剛有些興致。如何就要回府。伯傑笑道。大約他帶出來的銀錢。在小老二身上。已不穀澆裹了。松生道。傲秋先生雖然上了些年紀。他倒狠有趣呢。伯傑兄何不暫借一二百塊與他。省得來回一番周折。伯傑

道並不是說同鄉人的壞話。我們鄉下的董事老爺若與他錢財往來大半有往無來的人居多。所以還是同他回去一次的好。漢卿同松生見伯傑的保人已經答應那裏再願談甚別事。當下遂不再言。到了次日就約壽官、珊卿到南市大盈錢莊訪着了胡荷舟。將設立公司壽官要把田單抵押由伯傑作保的事說了一遍。荷舟的莊上本來帶做押款見來了這票交易。知是靠得住的。焉有不做之理。却訂明一年爲期。按月二分利息。另外須要若干回扣。珊卿私下同荷舟商量。向壽官索取一千塊錢。暗中每人均分五百。壽官是個敗子。那裏知道祖父創業艱難。急於等着要用回扣再多些。也可允許。當即大家議定。珊卿回到鄉下將田單設法取出。真個開起川鑛鑛務公司。可憐壽官一個錢還沒有向公司支取。却被羅震武、丁士杰一班人連日同伯傑在公司內共賭牌九。輸贏過大。竟致鬧出事來。這一晚已在小普

慶同黛玉睡下聽得珊珊的聲音在門外將門叩得怪響正要叫一個老
姨下去開門那客堂裏的相幫早將珊珊開了上來壽官見珊珊神色張皇
熱得臉上一臉的油汗將長衫襯衫的鈕扣盡行解開露出胸脯手中拿
一把葵扇連連扇個不住氣急敗壞的向壽官道禍事禍事汪松生等這
班人捉到巡捕房裏去了壽官道可是捕房來捉賭麼珊珊道怎麼不是今
晚不曉得那個去放了風你走出之後士杰剛上去推了一個敗莊配出的
錢還沒有齊聽見前門外有人叩門茶房耕全同陳漢卿兩個走到沿馬路
的樓窗口上一望見是幾個包探同巡捕在門外等着知是捉賭慌忙回身
向衆人打了一個暗號檯面上頓時大亂各人搶了自己的錢擁下樓梯後
門奪路而逃我也跟在後面那裏防得後門外已有人守住汪松生門戶最
熱第一個開門出去先被捉住那守住後門外的人見後門已開就一齊擁

了進來。我見勢頭不好，一時情急，智生知道這兩日進了半天井的硬柴，我就在柴堆中硬躲了進去，把身體曲着，半點多鐘聽得人聽慢慢的遠了，又聽得茶房耕全關門的聽音，纔從柴堆中走了出來，同耕全向房間內將電燈開了，逐間看明，見已一個人都沒有，最後回後賭錢的一間內也是靜悄悄的地上，却落有三四塊洋錢，不曉得是那一個掉下的，遂叫耕全拾了，我想這一次的捉賭，捉得真好利害，竟沒有第二個人漏網，不料掛衣裳的一個外國大衣櫥，那櫥上的銅鈕忽然答答的響個不住，起先以為我同耕全擊動了地板所致，後來誰知有人躲在櫥內，喊叫壽官道，這又奇了，是那個躲在櫥裏面呢？珊卿道：我找了鑰匙，急忙將櫥開了，却是羅震武同丁士杰兩個壽官道，倒也躲得狠好，其餘的可還走掉幾個。珊卿道：前後門都有人看守，大約再沒有別個能走掉了。壽官道：這些人既經捉去，房子是公司裏

出面借的不曉得。可有礙珊卿道。一共十幾個人輸贏。雖然大些。總算是書房賭不見得來封。甚房子就是捉去的。這一班人最多。各人罰上幾十塊錢。可也放出來了。不過珊卿講到了這裏。縮住了口。面上露出十分沮喪的樣兒。壽官道。不過什麼。珊卿道。不過羅震武同丁士杰。問及汪松生。邀你辦這鑛務公司。是那個從中撮合成的。又道。松生半個月內。一連輸了一萬多塊洋錢。這公司只好再添股本。不添如何幹得下去。我聽他話內。有因問他是什麼緣故。他兩人纔同我言。汪松生家內的山上。發現銅鑛。是真的。但松生除了這鑛山之外。一些家產。沒有他原想借別人的魄力。擴張鑛務。這一下。却把別人的資本。盡行輸掉。顯見這鑛不能再開。笑我們有了錢。送與松生去賭。真是合不上算。壽官驚問道。震武同士杰的話。可真的麼。珊卿道。前幾日。我見公司內立的股本收據簿。寫收了你八千塊錢。他自己的。一萬二。

千塊。却。還。沒。有。拿。出。簿。子。上。也。已。收。了。我。就。問。他。說。股。本。銀。子。最。好。讓。壽。官。當。面。驗。過。或。者。存。在。公。司。內。銀。行。存。摺。之。上。他。雖。然。滿。口。答。應。却。一。直。遊。約。到。今。此。刻。羅。震。武。的。話。不。要。管。他。是。真。是。假。松。生。自。己。一。個。錢。都。拿。不。出。那。是。真。的。壽。官。發。急。道。這。件。事。都。是。你。與。陳。漢。卿。幫。同。幹。的。說。辦。礦。有。如。何。利。益。又。說。存。在。公。司。裏。的。款。子。可。以。隨。時。支。用。如。今。他。拿。了。我。的。錢。賭。一。場。輸。掉。一。場。竟。把。這。八。千。塊。一。齊。輸。盡。此。刻。離。中。秋。節。只。有。一。個。月。了。黛。玉。的。房。子。也。是。你。去。借。的。後。日。就。要。進。宅。房。內。買。了。一。張。銅。床。并。些。器。用。傢。伙。須。要。五。百。幾。十。塊。錢。只。付。了。五。十。塊。定。洋。黛。玉。的。娘。要。一。千。五。百。塊。阿。娥。同。房。間。裏。又。是。五。百。加。上。許。多。店。賬。綢。緞。莊。同。馬。車。行。最。大。至。少。要。四。千。塊。錢。你。替。我。想。想。家。裏。的。路。已。是。斷。絕。汪。松。生。就。是。放。了。出。來。照。震。武。等。的。說。話。除。非。再。送。幾。千。洋。錢。等。他。去。用。這。便。如。何。是。好。小。金。黛。玉。起。先。站。在。一。傍。呆。聽。聽。

到公司裏的股本已經完全脫空。憂到日後一切開支。壽官在上海無從設法。不由不心中代爲懊喪。當着珊卿說道：不是我多一句嘴。珊先生到鄉下取田單來的那日。我就說這件事須多問幾個朋友。到底辦得辦不得。他壽少爺想到范大少那裏去商議。你却竭力阻止。擔保這公司一定有利無害。今兒鬧出事來。你珊先生的干係。怎脫得了。目下無論如何。終須替壽少爺想個法子。纔是。況且這裏的事。一半承你的情。均已談定。到了後日。萬一拿不出錢。這個檯叫我怎樣坍得下去。珊卿不防黛玉說出來的話。異常尖利。一時無從回答。不覺呆了半晌。始勉強答道：我見他們平日的場面。都很闊綽。那裏料到拿着人家的錢。這樣浪使。現在只有去逼汪松生。不曉得這一班人在捕房裏出來了。沒有讓我速回公司裏去打聽。天光將快亮了。停一會再來回覆你。罷壽官聽了一句話。也沒有讓着珊卿。自去黛玉將壽官一把。

扯到後房覺得壽官的手氣得冰冷反用言安慰他道你不必這樣生氣我早就同你說過這班朋友都是沒心腹的與他們每天同在一起總該是你吃虧如今想要撈回公司的錢看這光景真比登天還難剛纔要珊先生去設法不過逼逼他罷了勸你從今以後快收了心這些花天酒地的朋友少去應酬還有這鴉片烟各處都在那裏查禁你不應該吸上了他能彀與我戒掉雖說做公司吃了一次大虧往後還補得轉來免得小火燒把家私慢慢燒盡壽官道有時我也曉得他們奉承的是錢無奈離了開來就像沒有別事可做事上很不舒服黛玉道此刻不用講這話了不過後天的事先要佈置定妥免得人家笑話纔是不知你身邊剩着的錢還彀用麼壽官道近來這半個月內不論牌九麻雀一上手必定是輸今天身上已祇剩得二百多塊錢了本想叫珊卿在公司帳房裏身取却偶然贏了一千三百塊錢統

共有一千五百塊錢。怎彀分派。黛玉道：「房間裏同傢生店內一個錢不可少的。娘那裏我盡我心，只好同他去商量，請他先收一個零頭，還有一千，你約他個日子。至於節上的店帳，並這一個月的開消，那就要你自己去籌劃了。」壽官聞罷，緊蹙雙眉，把脚一蹬，道：「照你說的數目，一千五百塊錢已去得乾乾淨淨了。後日一進門就要錢用，他們又必定要送公份，我須備幾桌酒。這備酒的錢還不曉得在那裏呢。」黛玉躊躇一會，道：「睡罷。此刻你急也無用。祇好到後天再講。」壽官聽雞聲已經三唱，兩個人遂胡亂收拾，睡下次早十點鐘。珊卿走來，把他們雙雙驚醒。壽官急忙問道：「這班人可出來沒有？」珊卿道：「我昨夜回到公司，他們比我先到。每人在巡捕房存了五十塊錢，釋出來的。今朝九點鐘必要過堂。漢卿同松生慌了，想請個律師辯護。那那曼恩說不必，所以今天到堂。漢卿與那曼恩一同去的。先由原告捕房陳說捉賭。」

時的情形那曼恩不待堂上詰問就聲明這公司纔設立了一個多月因受了人家賀禮昨晚備酒宴客不該酒後一時高興共賭牌九但在場的都是體面商人并且輸贏甚小應請堂上從寬鑒諒領事同會審官聽了會議片時當判道酒後逢場作戲雖說情有可原但聚賭有犯租界章程各人須罰三十塊錢沒到堂的將存洋一併充公完案壽官道這到虧得那曼恩了珊卿道他雖是滿洲人出洋遊學的那一年就入了洋籍比中國人總便宜些壽官道公司內的存款可曾向松生追究麼珊卿道這件事不是我自己該罵自己起先只顧趨附聲勢又想開設了公司就可得個位置惶恐十幾年的老上海竟受了他們的騙可惡漢卿同松生兩個還要口口聲聲說不是騙局借你的錢作資本是真祇要同那曼恩到了四川把全山礦脈測定那時回到上海容易招股招足了真個把礦苗開將起來可以大家發財不過

不該應連日大賭把這些錢完全輸掉真是悔氣以後祇好慢慢的另行招股。叫我同你細說你這款子將來終是不落空的。壽官道他既說不落空幾時可以拿將回來。珊卿道我也是這樣問他。他反罵我是個笨伯。說自然仍舊要把礦務公司辦成功了。再得有錢。黛玉道自己一個錢手中沒有再要想找到壽少爺那樣的戶頭。等到他幾時呢。珊卿道我逼他的說話非但同你一樣。并且還比你硬些。當時松生聽了。開不出口。那漢卿說這件事是我發起壽官這八千塊錢送得上。不願儘管當官告去。不見得剛從捕房裏頭出來。馬上又要進去。好在公司裏的章程股單合同不要說不曾預備。連收條多也沒有寫過。一張出去。講得投機。彼此仍舊是個朋友。不投機。大家散場。完結。壽官跳起來道。他倒說得這樣容易。我拿了八千塊錢出去。怎麼大家便得散場。黛玉冷笑道。你此刻不要說跳。就是同他們去拚命。也是沒

用不是我說句動氣的話。公司裏頭合股要有什麼章程合同。你珊先生一定曉得爲甚。一些憑據都沒有拿。況且壽少爺在上海無論那一件事。總是先問了。你纔做公司裏姓陳的。同那個姓汪的。也是由你認識。纔與他們合夥。如今他們說散場完結。難道你珊先生也同壽少爺可以散場完結麼。珊卿見黛玉今日回答的話。針鋒眼對心。十分懷恨。却又不能發作。只得敷衍他道。此種章程合同。早已議定。在這個月底正式成立。松生再同那曼恩回到四川那裏。料得到如此結局。我想松生既說這錢不會落空。可叫他們出張收據。讓他日後公司辦成。仍將八千塊錢作爲股本。你看可好。壽官對着黛玉。呆望黛玉。微微歎了口氣。道。祇有這個法子。這叫做自己安慰自己。罷了。急的是明天那一件事。已與壽少爺算過。搬進屋子之後。朋友送公份來。連辦酒菜的錢都沒有。這便怎樣。珊卿道。我想再到大盈莊上去。向胡荷

舟私借一千塊錢從前那張田單抵得祇有半價如今最多再送他一百塊錢回扣總可以借得到手黛玉道借一千塊錢要現扣去一百可是先要扣足利錢壽官搖著頭嘆氣道我此刻也有些懊悔了上海的錢真是不容易借正要將上次債一萬塊錢的手續告訴黛玉恰好阿娥剛從羅震武處回到生意上來手中拿了兩包物件見珊卿等三個人聚在一處知是談昨晚的事對着壽官笑道壽少爺倒沒有受着驚嚇羅老說他同丁大少躲在衣櫥裏面珊先生躲在硬柴堆裏引得我笑了一陣說着將兩包物件解了開來對黛玉道這是兩條縐紗被面這是一面撐鏡算我一些心意送與小先生的床上兩個棉花胎去年新彈叫老娘姨訂好了明天一同取去珊卿道我一樣禮物都沒有預備老老實實黛玉可要添什麼東西讓我來報效了罷黛玉道謝謝阿娥姐破費其餘的零星物件我娘已經辦齊的了珊先生

是自家。人。可。以。不。必。客。氣。珊。卿。笑。道。這。是。各。人。的。意。思。客。氣。怎。的。又。對。壽。官。道。大。盃。莊。上。我。此。刻。一。個。人。去。可。好。阿。娥。因。有。事。要。與。珊。卿。商。議。同。他。走。到。前。房。黛。玉。見。房。中。一。個。人。沒。有。索。性。將。門。掩。上。一。頭。梳。洗。一。頭。輕。輕。的。問。壽。官。道。你。剛。纔。搖。頭。說。上。海。不。容。易。借。錢。可。是。也。受。了。他。們。的。騙。麼。壽。官。道。這。還。不。算。是。騙。不。過。受。了。些。虧。就。將。胡。荷。舟。每。一。千。塊。錢。要。一。百。塊。錢。回。扣。另。外。還。要。出。保。人。佣。金。的。事。告。訴。黛。玉。黛。玉。發。出。懇。切。的。聲。音。向。壽。官。道。少。爺。不。是。我。又。要。怪。你。說。我。年。輕。我。年。紀。雖。然。輕。些。那。裏。聽。見。過。這。樣。重。價。的。回。扣。我。們。堂。子。裏。打。印。子。錢。也。沒。有。如。此。利。害。你。心。上。放。明。白。些。罷。上。海。地。方。萬。萬。你。我。不。可。久。住。我。想。挨。過。了。節。同。你。一。起。到。鄉。下。去。偷。恐。祖。老。太。爺。動。怒。可。借。一。宅。小。房。子。讓。我。同。娘。先。去。可。以。有。些。照。應。我。既。然。嫁。了。你。一。輩。子。是。你。的。人。不。像。人。家。吃。了。堂。子。飯。不。對。景。仍。舊。出。來。你。以。後。不。肯。替。我。爭。一。

口氣再有。三長四短。我是。要面子的。氣量。又狹。只算。前世。裏。少了。你的。償。閻羅王。不要。我。我自己。也會。尋得。去的。說時。那兩。眶。清淚。不覺。滴溜。滴溜。溢了。出來。說得。壽官。一時。天良。發現。心。上。一酸。不由。也。灑。出。淚。來。挽。着。黛。至。的。手。道。我也。曉得。鄉。下。去的。但。鄉。下。全。村。只有。五。六。路。里。遷。了。回。去。祖。父。一。定。就。會。知道。說。起。來。親。都。尚。沒。有。定。堂。子。裏。先。娶。了。一。個。人。回。去。如。何。答。應。得。我。黛。玉。道。此。事。你。可。放。心。祖。老。太。爺。管。你。我。決。定。能。够。苦。守。不。在。這。個。上。尋。死。覓。活。還。是。到。鄉。下。去。好。兩。個。人。要。好。了。半。年。這。回。剛。要。娶。回。忽。遭。了。一。重。打。擊。彼此。傾。吐。肺。腑。一。時。如。何。委。決。得。來。那。珊。卿。到。大。盈。莊。去。直。至。上。燈。時。候。纔。回。對。壽。官。道。事。不。湊。巧。荷。舟。到。漢。口。收。賑。去。了。要。出。月。方。可。回。來。又。說。想。起。我們的。公司。已。是。不。能。成。立。被。我。叫。耕。全。僱。了。部。場。車。將。東。廂。房。的。兩。張。紅。木。桌。子。并。一。堂。單。靠。椅。車。到。西。門。新。屋。裏。去。省。得。另。外。出。錢。去。租。也。是。好。的。

壽官聞言默然。當晚並不出外。同珊卿吃過晚飯之後。讓珊卿自去。次日一早。珊卿到西門外斜橋餘慶里新借的屋中。佈置照料。那送來的公份是許頌三羅震武等領銜。凡與壽官相識的人。各人俱有請帖。一至午刻。壽官先到。小金黛玉却與阿娥同來。走入屋中。已聽笙歌盈耳。甚是熱鬧。因公送的是一班小清音。晚上灘簧戲法。漢卿同松生兩個仍舊也來。致賀壽官。覺得不便提及公司之事。那辦風月報的吳曉雲送了四首似詩非詩。用金箋寫了。鑲在鏡架內。却只顧顛頭簸腦。走到掛的鏡架下。得意吟哦。等到擺齊正席。震武同士杰發起叫局。就用士杰的汽車。還有兩部馬車接送。霎時間瓊筵坐花。羽觴醉月。又移了一席酒。到新屋裏。鬧到將近天明。始散。第二日酒館裏的菜。賑併一切開支。都是黛玉一個人將壽官從前送與他陸續積下的。二三百塊錢。統共拿了出來。怎奈初立門戶。式式要用錢。購備壽官。又吸

上了烟如何可以支持。一日壽官覺得氣悶。一個人走到大雄旅館訪范雲。飛剛走入雲飛房內。見一個女客走了出來。雲飛向着壽官笑道。這就是巢麟生的夫人。不曉得那個送了信去。今日從海鹽出來。說是麟生在醫院內。已將尿管割掉。意思之中深爲怪我。可是笑話。正是。

結客幾乎遭客累 荒淫最合去淫根

要知雲飛同壽官。還要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九回 惡商量戲場施毒計 真齷齪客邸效淫奔

上回書中說到趙壽官將小金黛玉娶至西門外斜橋餘慶里居住。因受了川礦礦務公司的騙局。自己開消。又大開門七件事。任憑黛玉賢能。真是巧媳難爲無米之炊。漸漸有些支撐不住。又遇着中秋已屆。有一日壽官非常愁悶。一個人到大雄旅館訪雲飛。閒談剛走入雲飛房裏。却見一個姿色絕佳的女客走出。滿臉愁容。兩眼淚痕猶濕。臨出去的時候。還拿着一方絲巾。手帕頻頻揩拭。壽官見了雲飛。不敢動問。雲飛笑着道。這就是巢麟生的夫人。麟生進了醫院。我因常日有事。祇去看望過一次。下部受的毒氣。果甚利害。醫生把所有腐肉一齊用刀刮去。不曉得那個寫了封信。寄到麟生家裏。

說連這尿管都截去了。急得這位夫人趕了出來，眼淚鼻涕的。央我同到醫院裏去。了一次剛纔回來，他的說話之中大有怪我不肯勸阻麟生，以致浪游無度，發生出這病的樣兒。那裏知道麟生這一次到上海就是起先的幾天，你也在內。一同應酬過他數次，往後我就到杭州養病去了。麟生在那裏受的毒，上次許頌三雖與我約略談起，到底沒有明白，却害得他夫人這樣擔驚受急，錯怪着人。壽官道：麟生兄進了醫院，已有兩個月多了，就是身上受毒也該早已醫好，爲什麼還不能出來？雲飛道：麟生初入醫院，患的血淋，誰知隔了幾日生起傷寒症來，那下體也連着潰爛。等到這兩樣病醫好，因日子過久，身體淘得虛了，幾乎成了病癆。幸虧常住在醫院內，纔把性命保住。我今天同他夫人去探望，見他臉上又黃又瘦。據醫生說，最早須月底方可復原。這場病真是他自作自受，一個人在堂子裏應酬，我也是狠喜歡的。

但倘然像麟生的在色慾上着迷有些犯不着了。壽官道麟生在上海地方可有親戚他夫人寓在那裏雲飛道他夫人就住在樓上麟生的房間內恐怕要等麟生出了醫院纔好一同回去他有個堂兄就是巢佩之現在上海此外不聽得有甚親戚說罷又道在你那裏相聚的一天我因爲不能熬夜走得最早他們可鬧到天亮纔去麼壽官道怎麼不是直至天光大亮纔去雲飛笑道你那位如夫人看他。不聲不響很嫻靜的此後你倒可以收心了那天朋友都嚷着叫局你還要去叫三馬路若耶花其實大可免得壽官道這都是宋珊卿作主去叫的我曉得了要想阻止局票已發出去了雲飛道我平日見你每作一件事情都順着珊卿的意思雖然他是你的同鄉不至于作弄你但是目下的人心地陰險的多你自己終須留一些神前日有一個朋友同我講這人是誰記不起了說你借了錢來同人家合股辦礦沒有

辦成。吃了一個大虧。其實乃是騙局。也是宋珊卿糾合你的這件事。可確麼。壽官本要將辦公司事的始末完全告訴雲飛。轉念一想。珊卿祇因爲着自己深恐沒有錢用。所以辦這公司。隨時可以支動款子。也是一片好意。又想着雲飛到杭州去的時候。曾寫過信來勸我回去。自己不該逗留上海。受了漢卿松生兩個人的騙局。說出來怕受雲飛責備。因含糊答道。公司吃虧有的也不好怪。珊卿一個人的不是。雲飛道。此刻你娶了黛玉。照正理上。你正室夫人還沒有娶。原是不應該的好。在黛玉完全沒有染妓院習氣。不曉得他出身的人。見了必認做是好人。家兒女終算被你娶得狠着。但是你三月初到了上海。將近有半年了。我有過一封信勸你回去。你沒有聽。最奇怪的你。祖大人讓你永久住在上海。不來找你。這中間一定有個緣故。我想你終須回去一次。纔是你若再在上海。銀錢是用慣的。又有朋友幫着你。用有錢。

不曉得沒有錢時候的苦。一旦把錢用完，要想向人借貸，那就難了。你雖不至于到這地位，你祖父在錢財上却管得極緊，深怕不免有此一日。你道可是在壽官今天的意中，一來要想破除積悶，二來擬向雲飛商量過節法兒，今被雲飛侃侃而談的勸告了一番，倒覺不便向他開口，祇得勉強答道：過了節，我一定要回去一次。雲兄的話是不差的，口中雖如此說，心裏却擔憂着。中秋節怎樣過去，忽然想到娶黛玉的上一日，珊卿曾允許問胡荷舟加借一千塊錢，彼時因荷舟往漢口未回，遂致中止。現在何不仍走這條門路，因就站起身來告別。雲飛道：可請再坐一下，我想你中秋日白晝諒來沒甚事情，可到這裏談談。我備幾樣菜，請你用飯。壽官道：雲兄提起中秋，我想着了。就在衣襟袋內取出一壘票子，數了十張，授與他道：這是輕歌妙舞社中秋晚在張園串戲的戲票，一大裏的。阿土就是拖我馬車的馬夫，今日早上

到西門來的一定要我消二十張回都回他。不掉我那裏消得許多。黛玉同他娘一起去了也祇有三個人你分了一半去送朋友罷。雲飛接了戲票一着見正面刊着地址日子並每券一元的券價。反面乃是輕歌妙舞社票友排的戲目。另外尚有影戲燄火。因對着壽官道。十張也太覺多了。壽官道。留着請你公館裏的人罷。雲飛道。我中秋日一定等你。壽官道。自然我一定准到。遂卽辭別出外。坐上一輛黃包車。到東仁尙里停下。踏進春申旅館。那賬房姚子鴻正在撥着算盤算賬。見是壽官忙起身道。壽少爺。珊先生剛到樓上。壽官走上扶梯。找到一間小房間內。原來那川礦公司成立以後。珊卿遷入公司居住。壽官又常日在小普慶里。早將一號房間回掉。後來汪松生將開公司的本錢輸去。黛玉提醒壽官。逼着珊卿將房子退租。珊卿一個人祇得仍回春申旅館。但一號房間太大。因此遷到樓上。壽官將剛纔在雲飛處

的意思。細細告訴珊卿。珊卿道：我早就想到了。從前公司的事，因為貪圖辦礦利益，却害你送掉了近萬塊錢。我要想在公司得個位置，仍舊落了個空。反引得傍人都說我壞話。其實我那一件事，不是盡心竭力同你辦的。即如中秋節，目今已知道你的錢萬萬不穀。前幾日探得荷舟已經回滬，我就去同他說，妥仍照上次的老規矩，一千塊錢扣你一成，還有一個戶頭是我從前做洋貨生意的朋友，有四百塊錢，多着祇是借到今年年底要還他五百塊。方可我想用了他四個月，要一百塊利錢，未免太大。所以沒有談定。但你若然不穀，開消不妨也。去借他下來。壽官聽了，心中盤算一回，知道舍此別無他法，只得忍痛答道：你去向他談定了罷。後日是十四，你須送到西門纔好。珊卿答稱：曉得，決不誤你的事。就命茶房去買了兩張東洋皮紙來，讓壽官在空白紙上簽了個押省得借錢時再行到場。壽官一時昏憤，也不想

一。想。這。空。白。的。契。約。將。來。把。借。款。寫。上。可。以。隨。意。增。加。倒。反。着。實。感。激。珊。卿。說。他。辦。事。體。恤。此。時。覺。得。身。子。疲。軟。知。道。烟。癮。發。作。叫。茶。房。借。了。一。副。烟。盤。進。來。將。身。上。帶。的。烟。泡。發。開。一。筒。一。筒。的。過。癮。珊。卿。在。下。首。躺。下。對。壽。官。道。你。可。曉。得。傲。先。生。同。伯。傑。昨。日。重。行。出。來。了。麼。住。在。我。們。從。前。元。號。的。房。間。內。傲。先。生。此。次。出。空。了。身。體。珠。妹。妹。都。不。帶。同。伯。傑。兩。個。一。到。上。海。就。叫。阿。四。到。凌。新。寶。那。裏。去。開。銷。局。賬。今。日。上。午。那。凌。新。寶。同。小。老。二。帶。着。一。個。相。幫。親。自。送。了。兩。副。節。盤。我。剛。巧。在。他。們。房。間。裏。閒。談。伯。傑。暗。底。下。問。我。開。發。幾。個。錢。脚。錢。我。同。他。說。兩。塊。起。至。十。塊。不。等。他。竟。每。人。開。發。了。十。塊。錢。真。是。闊。氣。後。來。留。新。寶。老。二。吃。飯。叫。了。兩。部。馬。車。成。雙。作。對。的。到。愚。園。張。園。去。遊。玩。此。刻。還。沒。有。回。來。呢。壽。官。道。傲。先。生。在。鄉。下。一。個。錢。舍。不。得。用。現。在。到。了。上。海。却。也。闊。起。來。了。珊。卿。道。他。在。地。方。上。刮。錢。容。易。拿。到。上。海。來。多。用。幾。個。

並不冤枉。又用手掩住了嘴道：「你的冤家可知也？」在這旅館內，壽官驚訝道：「我那裏有什麼冤家？」珊卿道：「月娥同一個買棉花客人，也是昨日到的，就住在隔壁房間內。」壽官聽了，將烟鎗放下，輕輕走出房外，向那隔壁房間的板壁縫一張見月娥同一個客人並橫在張床上。月娥的左手被客人枕着，却將右腿壓在客人身上。兩個人十分親熱，不知喁喁的在那裏講些什麼。壽官見了，不覺吃起醋來。想起在鄉下的時候，曾受過月娥惡氣，這一下可想個法子報復他了。忙退回房中，密與珊卿商議。珊卿道：「若要使他吃虧，必須不曉得是我們作弄纔好。」諒來他二人總還要擔擱幾天。慢慢的想法子罷。壽官因黛玉在家等着去，吃夜飯，遂即別了珊卿，回到西門家內，過了兩日，是十四了。珊卿真個將一千三百塊錢送來，這一千塊錢扣去一百，黛玉是曉得的，還有四百壽官祇說是珊卿的好意向一個朋友借來，暫用，並沒什

麼利錢。黛玉並不再問壽官得了這注款。子居然將一節節賬一齊開銷。清楚。黛玉知道十五那日雲飛請他吃飯。恐怕順路就到張園去看票友串戲。因對他說道。我嫁了你。明晚是第一個中秋節。聽見人家說的什麼人間天上人月雙圓。你要到張園去回來吃了晚飯。再去壽官道與你同去。可好。黛玉道。讓娘同你去罷。我同老娘姨在家守門。到了次日十一點鐘。壽官吸了幾口烟。逕到大雄旅館。擾雲飛的午飯。飯後仍舊彎到春申旅館。那宋珊卿已經出去。壽官命茶房將門開了。見桌上有兩張名片。一張是吳曉雲的。一張的名字是諸小苑。却不相識。問茶房道。這兩個人可是也來看珊先生的。茶房道。正是。此刻同珊先生到滄浪池洗澡去了。恐怕就要回來。壽少爺可要烟盤待我去借。壽官點了點頭。茶房去找烟盤。壽官也跟了出來。見隔房月娥的房間鎖着。又走到前庭心的洋臺上。望那底下元號房間裏。做秋。

伯傑兩人可在却見珠妹妹臨牕坐着一個梳頭娘姨正在那裏替他梳頭。還有一個女子打橫坐着臉上被窗帘遮蔽看不清楚却見他把右腳蹠在。身上那脚十分尖瘦齊整穿着湖色繡花拖鞋壽官心想這是那個到要看。他一個清楚因走到左首洋臺從正面一看原來是伯傑在鄉下拼識的潘。蓮花但珊卿前天說起傲秋連珠妹妹都不帶如何兩個人都已到了上海。倒有些解不出他祇好等珊卿回來再問因卽回到房中橫下榻去吸烟那。茶房拿了茶吊子進來冲水壽官覺得鼻中一陣香味仔細一聞乃在自己。枕頭上發出來的忽然想起金鳳問茶房道這兩日跟南平安金如玉的金。鳳可來過麼茶房笑道他每晚到這裏來過夜的聽說過了中秋同珊先生。要借小房子了壽官聽了不再究問祇將帶來的一盒烟完全吸得精光珊。卿兀是未回等得不耐煩起來站起來取出兩張戲票授與茶房道珊先生。

回來請他晚上到張園看戲。我在安壇第進門的左首一間等他。說着出了旅館。走到六馬路一大車行。叫阿土配好馬車。回西門餘慶里。當晚黛玉的娘親手多燒了幾樣菜。三個人一桌家庭小宴。其樂融融。黛玉也吃了幾杯酒。壽官問道：張園可一同去麼？黛玉道：深更半夜的，我是不去。讓娘同你去看看熱鬧罷。黛玉的娘道：我也不去看。長看短向來不喜歡的。壽少爺一個人早去早回最好。壽官本不願黛玉的娘同去。今見出於自願，落得不去。勉強那一晚。雖然是八月節，天氣甚是煩燥。黛玉却恐壽官回來着涼，逼着他穿上一件夾紗馬褂，纔坐上馬車。直奔靜安寺路。張園這張園的大廳，取的乃是西名，所以叫安壇第。廳之四圍建有平樓，上下足可容五六千人。那晚輕歌妙舞，社的戲臺搭在大廳後排臺上，圍着繡幕，尙未開鑼。壽官四周一看，見遊客還未曾擁擠，遂回進安壇第左首一間耳房內，却見珊珊一個人。

早已呆呆的坐着。壽官與他招呼。遂在對面坐下。不一時。游人麇集。那范雲飛攜着女客。併兩個五六歲的小孩。一色穿着外國裝束。也走了進來。壽官想站起身來。叫他被珊卿阻止。道：「人家帶着家眷。你去討嫌他怎的？」壽官點頭稱是。雲飛進去之後。聽戲台上已開鑼了。遂同珊卿進內觀劇。第一齣是大賜福。第二齣取洛陽。第三齣絨花計。都是些班底裏和沒有名望的票友串的。第四齣纔是客串官。同何步雷的空城計。客串官的鬚生在上海。票友中有一半人歡迎。一上場。那歡迎的就喝起彩來。飾司馬懿的何步雷。嗓子還穀得上。唱到坐在馬上來觀定的一段原板。例應把頭向城樓上。諸葛亮望着那何步雷。却睜着圓溜溜雙眼。注視着台下右首一排的位置。中間一時衆人的視線都跟着何步雷的眼光。移到一地方來。壽官同珊卿也順着他們看將過去。萬想不到竟是月娥。同那買棉花客人坐在一處。因上海新

時。行。紅。柳。約。盛。澤。紡。綢。婦。女。製。作。衫。褲。這。種。衣。服。原。是。暑。天。穿。的。月。娥。到。底。從。鄉。間。出。來。總。夾。着。些。土。氣。竟。然。別。出。心。裁。把。他。裝。上。粉。紅。夾。裏。製。成。襖。褲。自。以。爲。打。扮。得。花。枝。招。展。犯。不。着。在。人。家。背。後。隱。着。看。戲。特。地。坐。在。台。前。做。出。許。多。浪。態。那。何。步。雷。本。是。票。友。中。的。敗。類。見。月。娥。裝。束。觸。目。又。看。着。他。那。種。撩。人。的。媚。態。不。覺。饒。涎。欲。滴。起。來。所。以。一。眼。注。視。着。他。上。海。人。的。眼。光。何。等。利。害。見。此。形。狀。不。約。而。同。的。喝。了。聲。彩。轟。動。全。場。這。一。來。纔。把。司。馬。懿。的。腦。袋。喝。了。回。去。連。那。月。娥。的。一。張。粉。臉。也。不。覺。漲。得。緋。紅。珊。卿。見。了。用。手。將。壽。官。的。衣。裳。一。扯。把。身。體。站。起。壽。官。跟。在。後。面。從。左。首。走。到。一。片。極。大。的。草。場。上。去。場。上。排。列。着。無。數。長。椅。並。張。了。一。個。絕。大。的。白。幕。預。備。映。影。戲。用。的。此。刻。衆。人。都。擠。着。在。安。壇。第。看。戲。祇。有。兩。三。個。茶。房。在。四。下。照。料。珊。卿。用。手。在。壽。官。身。上。一。拍。道。你。鄉。下。在。月。娥。身。上。受。的。惡。氣。今。日。報。復。的。時。候。到。了。

怎麼不轉個念頭壽官趕緊問道怎樣報復他呢珊卿道這個法子須要同阿土在一起商量你可坐在這裏我立刻去叫他便來說着跑至張園門口帶喊帶尋的將阿土找到同至草地上珊卿便將壽官當日在鄉下同買棉花客人吃醋受月娥惡氣的事告訴了阿土一徧壽官道最好今天使他當着衆人坍一個檯阿土把兩隻手插在兩面的褲袋內將左腳在草地上顛着笑道當着許多的人無緣無故沒有個由頭坍他的台恐怕不能除非暗中作弄着他使他吃一番痛苦這倒極容易的珊卿道你不曉得這個人的可惡平日我同壽少爺到他家裏去坐坐從來沒有拿我放在眼內這一次要作弄他索性手段辣些使他不明不白吃一場苦還摸不着頭腦爲的是什麼事纔好壽官究屬年輕心地且還忠厚對阿土搖頭道若使過於惡毒不可以的只要他皮肉上受些痛苦出我一口惡氣罷了阿土把身體一跳

道。便。當。便。當。我。有。法。子。珊。先。生。領。我。去。照。一。照。面。我。好。佈。置。壽。官。要。問。明。怎。樣。個。法。子。阿。土。不。肯。說。明。道。壽。少。爺。但。請。放。心。這。件。事。包。你。辦。得。滿。意。說。着。便。與。珊。卿。回。進。安。塏。第。內。珊。卿。用。手。指。與。阿。土。遙。認。阿。土。看。了。幾。看。說。待。我。回。到。車。行。裏。去。去。再。來。匆。匆。的。望。外。就。走。珊。卿。仍。舊。回。至。草。地。同。壽。官。並。肩。坐。下。壽。官。道。停。一。會。不。要。鬧。出。大。亂。子。來。方。好。珊。卿。道。你。這。個。人。膽。子。太。覺。小。了。就。是。弄。出。什。麼。事。來。他。去。找。那。一。個。做。馬。夫。的。手。段。別。的。都。不。相。干。祇。有。作。弄。人。家。是。他。天。生。的。本。領。今。天。這。事。真。是。湊。巧。真。叫。做。不。是。冤。家。不。聚。頭。呢。說。完。又。笑。着。道。珠。妹。同。潘。蓮。花。也。在。戲。場。裏。頭。你。可。見。了。沒。有。壽。官。道。我。正。要。問。你。剛。纔。到。春。申。旅。館。找。你。見。珠。妹。妹。在。那。裏。梳。頭。潘。蓮。花。打。橫。坐。着。你。前。一。天。同。我。講。傲。先。生。這。次。祇。同。伯。傑。出。來。如。何。他。兩。人。也。到。了。上。海。珊。卿。道。說。也。話。長。那。一。天。你。在。我。那。裏。不。是。傲。先。生。同。着。伯。傑。帶。凌。新。寶。

小老二坐馬車去的麼。他們坐了馬車就到西安坊生意上你走了還沒有一刻工夫寫了一張條子邀我前去打牌。我因節邊閒着沒事又想贏他幾十塊錢過節。所以便去打的是五十塊底么。二用籌碼的誰知八圈完局反輸掉了七十多塊。伯傑同新寶的娘長脚老二贏的我拿了三十塊現錢出來。餘外的向伯傑處暫欠。想不到伯傑不肯答應。說須過了節再可通融。這是大家應酬起見。輸贏的數目甚小。若要拖欠很是乏味。壽官道伯傑這人本來很是強橫。不講甚朋友交情的。珊卿獐笑道。不講交情他不想想自己。是何等出身。就是到了上海珠妹妹還笑他。連小普慶都不認識。此刻神氣活現。居然也。想在我面上擺着架子。我當時不應傲氣將四十塊錢一齊拿了出來。倘然欠到今朝。他不見得再有本事。向我來取壽官道。這倒難說。我記得打麻雀曾少過他三百幾十塊錢。後來連十幾塊錢的零找都算清去。

了。珊卿道：「任憑他怎樣精明，凌新寶處一個漏洞已是穀他受用。你剛纔提起的珠妹妹同潘蓮花兩個，那蓮花說伯傑新近已正式的將他娶到家裏。這一次跟到上海，伯傑本來不允，不料珠妹妹上海的路徑透熟，兩個人第二日就趕了出來，探知在凌新寶那裏打牌，就趕到凌新寶生意上去。那時可惜我已走了，聽說珠妹妹同傲先生吵了一陣，潘蓮花却有些懼怕，伯傑不敢多開口，只逼着要一同回轉旅館。壽官道：「二人鬧得妓院裏去找他，倒狠有趣的。當時我沒有曉得，不然也去見識見識。後來傲先生同伯傑可曾一同跟回去呢？」珊卿道：「他二人已穿了馬褂，想要跟着走了。那新寶的娘長脚老二忽然攔住着，發話道：「尋家公尋到妓院裏來，真是笑話，爲甚不把他關在家內，不放出門？既然到了我們妓院裏來，要想逼他出去，祇算在那裏做夢。再要這樣吵鬧，莫怪我叫相幫上來，給你們個沒有意思。況且自己何

不拿鏡子。照照有面孔。鬧到妓院裏來。珠妹妹平日雖甚強橫。這回遇到長脚老二。竟然堵住了嘴。只有帶哭帶罵的。同潘蓮花走了回去。一到旅館。就叫阿四去找了一個銅匠來。壽官道這又奇了。要叫銅匠做甚。珊卿道是珠妹妹的主見。將傲先生同伯傑帶出來的箱子。探開了鎖。所有箱內的洋錢鈔票一籮腦兒拿出去。放到西新橋珠妹妹從前一個小姊妹那裏。是開雉妓院的。說是釜底抽薪之法。次日傲先生要錢用箱子內那裏有錢。伯傑開了箱子。也是一樣。頓時一面逼着。一面挺着。又在旅館中大鬧起來。傲先生到底還文靜些。伯傑鬧得動火。竟用手將蓮花臉上打了兩下。同着傲先生走了出去。如今已有三日。旅館還沒回去。哩。壽官道我今日曾見他兩個。依舊有說有笑。好像沒有擔着什麼心事。這是何故。珊卿笑道一個人那裏料得定。此刻傲先生同伯傑一年不回旅館。恐怕也不會記。聖壽官道那又是

甚意思呢。珊卿正要將這緣故告訴壽官。那安壇第輕歌妙舞社排的戲已經演完。看戲的人如風湧潮水一般都散到影戲場上來。珊卿同壽官留心着月娥和那個買棉花客人見也走了出來。阿土跟在後面。珊卿壽官恐被他們瞥見都把頭望下低着停了一會影戲開映。這晚的中秋夜雖說是仲秋天氣却熱得同暑夜相彷彿。中天的一輪明月早被烏雲遮住。大有雨意。影戲正映到一半時候。倏的轉了。西風瀟瀟瑟瑟漫天竟滴下雨來。一班看客起先還勉強坐着。無如後來西風愈緊雨勢愈大。合場的人始各爭先恐後奔進安壇第躲避。那阿土就在這個時候下手。只見一羣人圍着一個女客。都說這是硝鎰水。硝鎰水不曉得那一個下這毒手。快送醫院。原來阿土回到車行裏去取了一瓶硝鎰水來。起初雖緊緊的隨着月娥。無奈人多不能動手。恰巧天公做美。一陣雨把遊客趕散。月娥脚上新買的一雙高底皮鞋。

貪着式樣好看。却偏穿不慣。他被那買棉花客人用力拖得急了一些。剛走上安壇第階石。匆忙間高底鞋子一蹶。拍的跌了一交。此時影戲剛纔停映。電燈尙還未亮。阿土想再不下手。更待何時。遂把頭上帶的一頂軟笠呢帽。往下一扯。蓋住眉心。在上一件又寬又大的舊黑膠布對襟短衫袋內。取出一瓶硝酸水。暗將瓶塞拔去。對准月娥頭上。竟如醍醐灌頂的潑去。潑個正着。阿土見已得手。不慌不忙。從人叢中溜了出去。可憐月娥還沒有進安壇第。陡覺頭上熱得火炙一般。痛得剝皮似的。想用手將頭按住。那裏按得上手。不由痛哭狂喊。起來看的人。頓時圍上了三四匝。珊瑚同壽官也雜在中間。見月娥頭額上起了一連串毒水泡。雖有劉海髮遮着。那已碎的泡早已皮開肉潰。鮮血迸流。圍上來。看的人都說道。是澆的硝酸水。不醫治立刻要爛快送醫院。要緊。當有幾個包探模樣的人上來查問。月娥此時開不

出口來。祇忍痛催着買棉花客人坐上馬車。到醫院裏去求治。這裏看熱鬧的都三三兩兩說一定爲爭風起見。不然不會下這毒手。那時阿土重復進內。却呢帽。黑衣已經一齊換去。對着壽官。珊卿道。這雨更加下得急了。壽少爺送珊先生回旅館。罷珊卿道。我坐旅館裏包車來的。你們的馬車也不順路。還是各人各走。說着。一同出了張園。看着壽官去了。也就坐上包車。拿布蓬遮好。飛風而回。起先因天氣過熱。祇穿一件羅紡長衫。此刻風雨交加。不禁身上有些寒冷。好容易回到旅館。趕緊上樓。見金鳳已在房內等着。迎着珊卿。問道。你元號房間內可曾去過。珊卿一面呼冷。命茶房去買白蘭地酒。一面問金鳳道。你問我元號房間什麼。金鳳笑道。我每晚回來不是見你。常在元號房內。同兩個女客們閒談麼。今晚已是節下。生意上沒有事來得早些。防你仍舊在他們房裏。却見電燈雪亮。房門閉着。我就着窗縫內一望。真

是該死。你認識的兩個女客。一人擁了一個驀生少年。在那裏幹沒廉恥事。慌得我一口氣跑了上來。珊卿心裏早已明白。却冷冷的答金鳳道。你自己不好要去。看他們怎的移時。茶房將白蘭地買來。珊卿吃下。兩個人也就收拾安睡。到了次日。珊卿覺得頭暈鼻塞。寒熱起來。一連三日。纔將熱勢退盡。擬欲下樓。看傲先生同伯傑兩個。近日可回旅館。却見樓下的茶房阿四。匆匆忙忙的走進來。道王先生的姨太太。走掉了。說是連珠小姐的手飾。都拿了去。此刻請珊先生下去。商量。珊卿聽了道。我就下來。却對着金鳳笑個不止。正是。

難尋飛絮飄萍跡。

偏遇幸災樂禍人。

那潘蓮花走掉後。王伯傑同宋珊卿能否商量個妙法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 | | | | |
|-------------------|-------------|-----|---|
| 名
說
之
一 | 小
愛國英雄小史 | 定價五 | 角 |
| 名
說
之
二 | 天涯異人傳 | 定價五 | 角 |
| 名
說
之
三 | 情天綺語 | 定價五 | 角 |
| 名
說
之
四 | 名閨奇媛集 | 定價六 | 角 |
| 名
說
之
五 | 小六十四奇案 | 定價四 | 角 |
| 名
說
之
六 | 稗史秘笈 | 定價六 | 角 |
| 名
說
之
七 | 清代名人軼事 | 定價六 | 角 |
| 名
說
之
八 | 漫遊誌異 | 定價一 | 元 |
| 名
說
之
九 | 小外交思痛錄 | 定價六 | 角 |
| 名
說
之
十 | 小世界亡國稗史 | 定價四 | 角 |
| 名
說
之
十一 | 塵寰奇觚 | 定價五 | 角 |
| 名
說
之
十二 | 香豔大觀 | 定價五 | 角 |

小說會
海上銷金窟

第十回 旅館容姦淫娃覓死 家庭多故浪子奔喪

却說珊卿自張園回來。沿途受了風雨。又加平日爲酒色所傷。當晚就頭暈鼻塞。寒熱交作。幸虧感冒尙淺。到第三日上。卽覺熱勢退盡。金鳳此節。本已不上生意。在房中鎮日相陪。珊卿命茶房買些稀飯。吃下。滿擬下樓探望。倣秋同伯傑兩人。近日可曾回過旅館。這幾天妓院中掉頭期內。可有什麼意外。應酬好想。個生財之道。誰知照料元號房間的茶房阿四。反先奔了上來。對珊卿道。王先生的姨太太。跟人走了。命我來請珊先生。下去商議。珊卿口裏說。立刻便來。却於阿四走後。對着金鳳。看了一眼。一個人冷笑。個不止。反將身體重行坐下。金鳳道。人家上來請你。你怎的又坐了下來。並且笑些什

麼。珊。卿。道。伯。傑。這。人。真。是。上。海。人。說。的。蠟。燭。上。次。同。他。打。牌。是。他。主。人。我。少。了。四。十。塊。錢。他。偏。不。肯。通。融。此。刻。出。了。事。情。要。上。來。請。我。落。得。搭。些。架。子。與。他。看。看。金。鳳。道。姓。王。的。姨。太。太。可。是。那。一。個。小。脚。的。不。曉。得。跟。那。個。走。了。珊。卿。道。你。那。天。晚。上。在。壁。縫。裏。頭。見。過。難。道。你。還。嫌。看。得。沒。有。清。楚。金。鳳。笑。道。呸。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我。們。雖。吃。了。堂。了。飯。到。幹。不。出。這。樣。不。顧。廉。恥。的。事。那。裏。還。去。看。他。們。個。清。楚。珊。卿。道。這。件。事。的。原。原。本。本。都。在。我。的。肚。內。你。去。關。上。了。門。待。我。講。給。你。聽。金。鳳。真。個。將。門。關。上。兩。人。都。向。床。上。橫。着。珊。卿。道。這。一。個。人。姓。諸。三。四。年。前。我。就。認。識。他。也。是。到。我。們。鄉。下。來。收。買。棉。花。的。同。隔。房。月。娥。的。客。人。一。樣。生。意。有。一。天。你。還。在。這。床。上。睡。着。不。是。有。兩。個。人。來。看。我。的。麼。一。個。是。開。小。報。館。的。吳。曉。雲。一。個。就。是。這。姓。諸。的。我。因。壽。官。做。的。三。馬。路。若。耶。花。姘。識。了。個。馬。夫。被。曉。雲。曉。得。連。日。當。作。新。聞。登。了。出。來。剛。

值中秋將近，妓院裏收帳的關口到了。若耶花請我設法，叫曉雲報上更正。被我敲了三十塊錢，竹槓自己用了二十，剩下十塊錢送與曉雲，托他更正。以外還替若耶花添上了許多好話。次日登在報上，他拿了這張報來，是討我好的意思。姓諸的還是前年在棉花上買空賣空，虧本大了，生意被上海總花廠裏歇掉，不曉得現在怎與曉雲在一起辦起報來。知道他來看我，故此一同前來。大約這一天，就同潘蓮花會面。他們在鄉下兜搭的時候，王伯傑還沒有得着立嗣的家私哩。在這天的上一晚，剛巧蓮花同珠妹妹到凌新寶妓院裏去找傲秋伯傑，被伯傑負氣來回，在臉上摔了兩下。次日就遇到了這姓諸的自然，舊好重逢，兩情十分繾綣。不過潘蓮花同珠妹妹他兩人的膽量真是不小，我在這裏進進出出，時常見曉雲同那姓諸的在他們房間內談笑，見了人並不回避。此刻蓮花忽然將珠妹妹的手飾一籀腦兒。

捲着逃去。這到有些解他不出呢。看官這潘蓮花同姓諸的相識。果然是在三年前。當時在蓮花身上着實也曾澆裹不少。後來姓諸的被廠家把生意歇掉。那伯傑正得了一份意外的立嗣產業。就將潘蓮花強佔過來。無如伯傑的性。格。脾。氣。同。姓。諸。的。比。較。式。式。強。橫。到。十。二。分。蓮。花。這。一。次。到。了。上。海。無。意。中。與。姓。諸。的。客。邸。相。逢。墜。歡。重。拾。像。伯。傑。這。樣。的。所。作。所。爲。也。算。是。天。道。好。還。起。先。還。礙。着。珠。妹。妹。同。住。一。房。不。便。誰。料。珠。妹。妹。本。是。個。上。海。土。娼。出。身。在。鶴。樹。村。住。了。幾。年。仗。着。傲。秋。的。一。些。聲。勢。每。年。在。牌。上。所。積。的。頭。花。却。也。不。少。現。在。傲。秋。在。上。海。看。上。了。一。個。小。老。二。又。遭。了。新。寶。娘。長。脚。老。二。的。一。番。羞。辱。這。口。毒。氣。自。然。盡。吐。在。傲。秋。身。上。今。見。潘。蓮。花。同。姓。諸。的。鬼。鬼。崇。崇。又。見。吳。曉。雲。對。着。自。己。只。顧。嬉。皮。涎。臉。也。就。順。水。推。舟。同。潘。蓮。花。打。成。一。路。但。潘。蓮。花。同。姓。諸。的。這。一。次。重。行。會。面。大。有。厭。棄。伯。傑。圖。個。地。久。天。

長之意。珠妹妹同吳曉雲却另有一個念頭。以爲男女交接是件極平常的事情。現在傲秋有了小老二。天然自己可以有一個吳曉雲將來另有勝過吳曉雲的人。遇到我就再與這個人相識。無有不可。不料潘蓮花與姓諸的歡會了一星期。未到忽欲相約私逃。珠妹妹見阻止不住。生出一條利用的心來。將蓮花在伯傑箱子內取出來的現洋鈔票。共有四五百塊錢之多。推三諉四的存心吞沒。不肯到開雉妓院的小姊妹那裏去拿他出來。後來蓮花苦苦哀求。却不下平日的情面。始將手上帶的一付六兩重金鐲交與蓮花。暫收作爲後日會面時再行結算。蓮花要緊走路也只得罷手。那伯傑傲秋兩個自從在旅館中同潘蓮花珠妹妹鬧了一場之後。正值節後在妓院掉頭的期內。凌新寶處不便接連過夜。遂在寶善街的滿庭芳另行找了一家旅館。每晚十二點鐘以後好讓凌新寶同小老二兩個人來攜尊就教過。

了兩日傲秋身上帶的銀錢已俱用罄就約伯傑同回春申旅館滿擬逼着珠妹妹同潘蓮花兩個在箱子內把現洋鈔票完全拿出來使用剛正回到元號房間門口却見珠妹妹逢着頭同賬房桃子鴻與茶房阿四立在一處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那珠妹妹見傲秋同伯傑進來當卽冷笑說道西安坊可曾接到電報怎麼沒有人請今天也會回來何不再遲幾天讓我也看上了一個跟着他走豈不大家還要乾淨相麼子鴻搖頭道此刻你不是講負氣話的時候走掉的人必須設法找他回來纔是伯傑聽了他們二人的話又見蓮花不在房中心中不免有些焦急却又不曉得究竟爲了何事沒頭沒腦的對珠妹妹道人呢珠妹妹道人呢本來我也問你要人呀伯傑一聽暴跳如雷用手指到珠妹七臉上道放屁蓮花到上海是你帶出來的又每天同你在一個房內此刻那裏去了你倒說得出問我要人珠妹妹把臉

一沈道你用不着這樣對我發狠。請問你幾時拿蓮花交代與我。叫我看管。況且這一次到上海是他自己跟我出來。我有我的。小姊妹們不是天天與他同在一處。昨晚我看了夜戲回來。見他已經睡在床上。就並不去驚動着他。今早剛纔起來。房內便不見他了。却看見王先生的箱子開着。我的梳頭籃也不知去向。這一來纔疑心他跟人走掉。叫阿四請了姚先生來商議。正想到西安坊凌公館來報信。你們鬼使神差的自己跑了回來。蓮花走了。不。打緊我的手飾這副金鐲值三百塊洋錢。此刻被他連籃拿去。拿去的人是。你伯先生的姨太太。請問你應該問我要人。還是我應該問你要人。雖然這一副金鐲自然你伯先生會賠我。停一會梳起頭來。倒還要托你代辦梳頭傢伙呢。傲秋此來本要向珠妹妹取回箱子裏的洋錢。今見出了這個亂子。氣得默坐一傍。開口不得。伯傑在鄉下的時候。橫冲直撞。慣的想不到。珠妹。

妹。今。日。竟。是。凜。然。不。可。相。犯。倒。一。時。想。不。出。話。來。答。他。却。又。對。着。姚。子。鴻。支。吾。道。這。件。事。姚。先。生。也。有。些。對。我。不。住。我。們。住。在。這。裏。因。貪。着。都。是。同。鄉。人。有。些。照。應。此。刻。他。跟。人。走。了。難。道。你。天。天。在。賬。房。裏。就。沒。有。一。些。線。索。落。在。你。眼。裏。麼。子。鴻。道。王。先。生。今。日。講。的。話。太。覺。不。近。情。理。開。旅。館。有。旅。館。裏。的。一。定。規。矩。一。切。貴。重。物。件。須。要。交。到。賬。房。纔。好。代。行。收。管。但。從。沒。有。代。客。人。照。管。家。眷。的。事。就。是。有。人。到。你。的。房。間。裏。來。見。你。帶。來。的。姨。太。太。在。房。我。們。也。就。不。便。多。管。況。且。住。了。這。好。幾。天。房。內。也。沒。有。一。個。生。客。來。過。雖。然。他。每。晚。終。要。兩。三。點。鐘。纔。回。進。出。遲。早。是。客。人。的。自。由。却。是。不。便。問。他。今。日。不。是。我。反。要。怪。着。二。位。既。然。帶。了。寶。眷。出。來。自。己。何。以。絕。跡。的。不。回。旅。館。這。真。是。上。海。少。有。的。呢。珠。妹。接。口。道。帶。出。來。的。女。眷。那。裏。比。得。上。堂。子。裏。的。人。要。好。你。去。說。他。怎。的。傲。秋。起。先。呆。望。着。插。不。下。口。後。見。合。旅。館。的。客。人。知。道。元。

號房內出了捲逃失妾的事都擠着在門外張望內中又夾着鄉下一村裏頭的人礙着自己體面因阻止伯傑道事已到了這樣地步同他們多講則甚我們上海的情形又不能熟悉依我主見還是托姚先生請一個茶會上朋友來先將他找了回來再講子鴻道托茶會上朋友也要彼此相熟的纔好否則傳揚出去你伯先生不要說沒有面子就是我們旅館裏頭出了這種事情名氣很不好聽生意上也很有關礙伯先生你想可是珠妹妹道若要找茶會上朋友樓上珊先生定有相熟的人何不去請他下來這一句話提醒伯傑立命阿四上樓去請接連三次珊卿纔慢上的一步步從樓上走下對着在門外張望的人揚言道人家出了極掃興的事兒你們有什麼熱鬧好看請大家散罷說着走進元號房內將門砰的一聲緊緊關上伯傑趕將蓮花之事告訴一徧珊卿道這件事的底細我已向阿四問明白了但我

接連發了三個寒熱。此刻剛吃了一碗稀飯，可讓我歇一歇力。再講說時，便同傲秋並肩在一張鐵床上坐下，裝着十二分氣喘的樣兒，停了好一會，纔有氣無力的對伯傑道：「此事有兩種辦法請問，還是張明較著的去托茶會上朋友，還是憑着我一個人不動聲色的托人尋訪伯傑。」傲秋同聲應道：「自然是不動聲色的好。」珊卿道：「還有一層，既然憑着我一個人托人尋訪茶會上的開銷，天然可以省了，但是找他回來，我可以擔這肩子他帶去的銀錢首飾，若想原物歸還，我却擔保不來，必須說明在先。」又問珠妹妹道：「那天在箱子裏取出來的洋錢，可曾被你拿去？」珠妹妹道：「不要說伯先生的連傲先生的，一百幾十塊錢擺在梳籃頭內也一併被他拿個乾淨。」珊卿道：「傲先生一百幾十塊錢好在數目尚還不多，目今第一找他的人最是要緊，若使找不回他，人家說將起來，伯先生到上海遊玩，連個如夫人都被人拐掉，那真是。」

笑話哩。待我回到樓上去。暫息片刻。吃過了飯。就替你幹這件事去。說罷立起身。便想上樓。那珠妹妹起先呆坐靜聽。今見珊卿將要上樓。條的起身。按住他道。珊先生請慢些上去。蓮花的事。有你擔了。肩子我的事也。請珊先生一同解決了。罷。珊卿愕然道。你有什麼事要我解決。珠妹妹道。你坐下來。自然有我的事情。珊卿祇得重行坐下。珠妹妹口中同珊卿說話。却用手指着黃傲秋道。我從上海到你們鄉下。屈指已有五足年。了一嚮由黃老爺照顧我。閑時打打牌。勉強過活下來。去年年底不曉得聽了那個的壞話。多嫌着我。我又說我拚識了一個姓唐的。我也從沒有爭論過一句。今番黃老爺到了上海。竟會看上西安坊小老二。天然我應該讓了。不過在鄉下四五年中。打牌上所積的頭花四百塊錢。一次一共三次。一千二百塊。承黃老爺好意。零零碎碎一齊代我借了出去。借票也在黃老爺處。這一次放我在旅館內。

到今朝已是四日了也不來問我死活分明用不着我這個人老實說我本來是上海人黃老爺有了小老二既然用不着我讓我葉落歸根仍舊回來了上海現在年紀說大不大祇有二十四歲不見得上海地方就沒有個人來要我黃老爺處的一千二百塊錢今天拿了出來利息我也不想他了此後你黃老爺祇顧去守着小老二我去另外尋我的人不必管我珊先生你說是傲秋見蓮花走了以爲事不關已冷不防珠妹妹同自己講出這決裂的話來又將平日移用他的頭花錢和盤托出頓時一張橘皮臉變成青色停了許久始掙出兩句話來道很好可跟我鄉下去算給與你珠妹妹冷笑道你不要當我小孩子都不如既然你同我破了臉誰還跟着一同回去你祇要一到了鄉下都是你董事老爺的勢力了我怎再來吃你的虧但我也知道你身邊沒有多帶銀錢此刻不妨立一張契約與我這契約上寫明是

我打牌上零碎積下的頭花錢被你借用定個日子還我你出了這張契約我便跟你到鄉下去那時你要顧全面子當着衆人諒來不敢圖賴我纔放得下心前兩天你不到這裏由着你的意兒今天既然到此須知可由着我你若然不立這張契約你休想出這旅館門口傲秋究竟斯文一派又上了幾歲年紀初時耐着氣祇顧忍受今見珠妹妹如此撒潑那窗外張看的人又在那裏竊竊私議不由不大怒起來也學着前日伯傑對待蓮花的手段照着珠妹妹連頭帶腦的一掌珠妹妹原是欺着傲秋向日懦弱又急着自己一千二百塊錢不翻臉取不到手故此抓破面皮不想受了傲秋一掌此時豈肯稍讓就哭嚷着將傲秋一把領窩扭個結作因力用得太重了些把傲秋十幾年來撐老鄉紳場面的一件湖色淡秋羅長衫從領口直扯到胸前撕做兩片傲秋又氣又急任憑珠妹妹怎樣潑辣究竟是個女子那裏是

他對手一連兩脚把珠妹妹踢倒地。下珠妹妹一時情急瞥見靠窗桌上有昨日翦前劉海髮的一把翦刀不顧死活搶將起來向着自己頸內就刺。伯傑眼快趕上去搶已是不及幸虧珊卿的金鳳因樓下鬧得利害趕急下來解勸剛見珠妹妹握着翦刀要刺慌忙上前一把扯住伯傑同珊卿始將翦刀奪下看珠妹妹喉間雖然沒刺進去却早把皮膚割破鮮血直流珠妹妹順勢向地下一躺兩脚在地板上像擂鼓一股蹬個不住珊卿喝道這算什麼要做先生拿出錢來還你有話總須熟商尋死覓活的做甚那姚子鴻到賬房內取了一包刀傷藥來帮着敷上說你們這樣惡做萬一攪出事來旅館裏先擔干係我祇得要叫巡捕來了此時珠妹妹頭髮已經摔散兀是在地上亂滾亂罵珊卿道你自己說這一件事要我解決難遣傲先生真會少你的錢似此沸反盈天鬧到怎樣纔止叫我如何解決得來因囑金鳳替珠

妹妹將頭髮挽了個髻扶他起來又對着傲秋和伯傑道我還沒有吃飯恐怕你們也肚子餓了陪你們出外吃過了飯有話大家可再說罷妹妹見傲秋又要出去要想上前扭他珊珊把頭一搖道放心你將傲先生交代與我停一會還你有字樣下來你也叫個茶房舀盆臉水進來洗洗臉梳一梳頭一些極小的事值得這樣小題大做說着約了傲秋伯傑一同出房傲秋氣得話都講不出來出了旅館門口纔歎了一口氣道不想同伯傑這一次到上海鬧出此等的醜事來珊珊道這件事你要怪自己到上海來想尋快樂如何可以帶着他們伯傑道那個願意帶着他們都是先後一日自己趕出來的珊珊道既然趕了出來住過三日兩日早應逼着他們回去也就沒有這件事了仍應怪着自己不好三個人你言我語走到了寶善街找了一家菜館上去揀張桌子坐下珊珊道我胃口還沒有開想點一碗重醋的魚

片湯傲先生同伯兄要什麼菜可隨意點當由堂倌送上一張菜單傲秋伯傑一個點了一盆炒蝦蟹一個點了兩碟冷盆一碗炒菜心傲秋向來吃酒叫堂倌送上一壺酒來三個人對斟細酌珊卿夾了些菜覺得嚙酸不敢多吃傲秋一杯一杯的把悶酒送下伯傑重行問珊卿道你剛纔說將我那一個人找他回來可是由你自己去找珊卿笑道你這人說出呆話來了我又不是包探到那一方去找他自然也要去托茶會上朋友不過我去托他彼此是相熟的可以當作自己事去幹費用既省又不會聲張出去過後最多請他們吃一頓酒就完事了但是這一件事立刻就去托他恐怕也要晚飯後纔有回信呢晚上你們可約個地點讓我好來給信傲秋同伯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大家俱約不出來珊卿道還是西安坊罷你們也舒服些我趕得及到西安坊來吃晚飯趕不及就同他們這班朋友吃了再來傲秋道我

這件事真個也要你想個解決的法子纔好。珊卿見隔座有人坐着不便多談，將傲秋的衣服一扯，同靠到窗外洋檯欄干上，低低的道：「傲先生這件事依我主見，竟是出張契約與他最好。你是曉得他的脾氣，雖然是個女流上海那些下流社會的經絡，他都知道。既和你翻了臉，就說不定找茶會上人出場。再不然像剛纔尋死覓活的事，難保又要做將出來。你這面子如何過得下去？所以依我看來，他要你出張筆據，暫時儘管依他。等到日後至鄉下來問你取錢，那時還與不還？究竟憑你作主。你道可是傲秋祇顧呆呆的，用兩個指頭理那嘴上的兩面黃鬚，一言不發。珊卿也就不往下說。那堂倌因菜已上齊，上前催請用飯。遂一同入座。珊卿用酸魚湯淘了半碗飯，就問堂倌討了賬單，照賬惠去，站起身來道：「你們慢慢兒用，我先要去了。」晚上到西安坊再見罷。遂一個人出了菜館，雇了一部黃包車，直達四馬路跑馬廳風

月報館訪吳曉雲。走上前樓見曉雲正在一張寫字檯上將各種報紙裁剪下來充做風月報上的資料。回頭見是珊卿臉上的神色覺得一呆。珊卿道：「彼苑呢？」曉雲道：「他此刻還沒有來。」珊卿道：「我問他此刻在那個地方並不問他到這裏來與不來。我輩既是同道，無論做什麼事，該應彼此商量。商量這些不顧前後的事情，祇有你們有這膽量。我卻奉陪不來。」曉雲知道彼苑同自己做的事須脫不了珊卿，只得老實說道：「並不是不先與你商量。我們預料發作起來一定有老兄在中間幫我們忙，所以纔敢幹的。」彼苑住的房子就在隔壁德人里內。我同你看他很好，說着便同到諸彼苑家裏。這房子是一上一下兩間，不曉得彼苑在什麼時候借下來的。所有動用傢伙大約是租的。倒也僱了一個傭婦，場面十足。彼苑同着潘蓮花正在樓上啣啣私語，不知說些什麼見曉雲同着珊卿上樓。彼苑仍舊裝作絕無這件事的樣。

兒那潘蓮花不覺頓時臉紅耳赤起來。珊卿道：你們兩個真會寫意，可曉得旅館裏要鬧出人命案子來了。蓮花一聽，祇道伯傑一時氣忿鬧出什麼意外事來，同着曉雲、筱苑都失驚道：如何？旅館裏鬧甚人命，可請快說。珊卿道：這倒不用你們着慌，乃是傲先生同珠妹妹的事，恐怕是曉雲大主筆先生出的主意也。未可知，遂將珠妹妹同傲秋翻臉索款一一告訴出來。曉雲沒口的分辯道：這是沒有的事。珠妹妹這個人行動同我們男人家一個樣兒。雖然和我認識，看他意思中間乃是極平常的，所以我也可有可無，祇算相與了一個朋友，比不上筱苑同蓮花兩個。幾年前已有了交情，今番纔有這般舉動，那可是又當別論的。珊卿道：筱苑與蓮花既然願戀舊情，要幹這樣的事，須要四平八穩，如何？一個住在旅館裏，頭一個就勾引他出來，你們仔細想想。譬如今日報了捕房，必定立刻茶會上朋友出來，四面偵訪，若沒有

我。在。中。間。阻。止。一。阻。不。要。說。一。定。連。累。旅。館。恐。怕。此。刻。時。候。你。們。也。不。見。得。安。安。穩。穩。的。住。在。這。裏。了。筱。苑。道。珊。先。生。講。得。不。差。我。原。說。這。一。件。事。須。要。急。事。慢。做。不。可。過。於。毛。燥。蓮。花。說。他。在。上。海。地。方。一。個。人。都。沒。有。認。識。他。的。定。要。逼。着。跟。了。我。來。故。此。纔。冒。冒。失。失。幹。的。珊。卿。道。你。沒。有。知。道。伯。傑。在。上。海。雖。然。沒。甚。朋。友。但。在。鄉。下。的。時。候。也。算。是。一。個。場。面。上。人。這。回。把。個。姨。太太。被。人。拐。掉。在。上。海。不。以。爲。奇。儘。有。開。着。眼。睛。讓。姨。太太。在。外。面。聲。名。狼。藉。不。管。束。的。鄉。下。出。了。這。事。就。要。大。驚。小。怪。的。傳。揚。出。來。可。憐。他。看。上。了。凌。新。寶。雖。說。有。了。交。情。乃。是。空。的。反。把。實。在。的。一。個。姨。太太。送。掉。如。何。有。這。面。子。回。到。鄉。下。做。人。呢。俗。語。說。人。急。跳。牆。狗。急。跳。坑。他。急。了。沒。有。法。想。必。到。巡。捕。房。報。告。捲。逃。或。是。重。行。托。茶。會。上。人。你。們。能。躲。在。這。裏。躲。到。底。麼。筱。苑。和。蓮。花。聽。了。同。時。呆。着。不。語。珊。卿。道。你。們。當。真。沒。有。辦。法。我。回。去。也。決。不。直。說。最。

多。說。是。已。經。托。過。茶。會。上。人。現。在。外。邊。暗。地。尋。訪。但。我。雖。然。耽。延。着。他。他。平。空。少。了。一。個。姨。太。太。回。鄉。去。實。是。沒。有。交。代。一。定。逼。着。旅。館。裏。頭。要。人。那。眼。房。姚。子。鴻。被。逼。不。過。仍。舊。免。不。了。要。追。緊。此。事。那。時。再。也。阻。擋。不。來。你。們。想。如。何。是。好。那。蓮。花。起。先。跟。着。筱。苑。走。的。時。候。一。來。欺。伯。傑。上。海。沒。有。熟。人。二。來。見。伯。傑。正。和。凌。新。寶。打。得。火。熱。自。己。走。掉。之。後。決。不。放。在。心。上。托。人。四。處。尋。找。的。今。見。珊。卿。說。得。如。此。利。害。自。悔。走。得。太。覺。鹵。莽。只。得。央。懇。着。珊。卿。道。此。刻。我。走。是。已。經。走。定。的。了。珊。先。生。最。好。替。我。們。另。外。想。個。法。子。我。們。不。忘。你。的。大。德。珊。卿。搖。頭。道。走。定。了。這。三。個。字。再。也。休。說。若。說。要。想。法。子。除。掉。了。跟。伯。傑。回。到。鄉。下。那。有。第。二。個。法。子。好。想。上。海。地。方。雖。大。凡。是。走。掉。的。人。却。沒。有。找。不。到。的。除。非。你。們。高。飛。遠。遁。纔。興。曉。雲。攙。言。道。珊。兄。你。不。要。說。人。家。走。掉。了。姨。太。太。儘。有。尋。不。着。的。誰。見。一。個。個。找。了。回。去。珊。卿。道。哼。這。那。裏。是。

找他不着。因爲傳揚出去不大好聽。忍着氣不找罷。哩。否則必定是像我說的。跑的。要遠。那纔可以避得幾時。你們不信我的說話。讓我去回覆伯傑。停會看他們怎樣處置。筱苑道。這是曉雲說說頑話罷了。自古道。身長六尺。天下難藏。那裏有走掉了人。找尋不着之理。況且我們不要說高飛遠遁。連馬路都沒有隔開一條。但依着珊兒的主見。要蓮花回去。最妥無奈。這一件事。合旅館人都已知道。叫蓮花拿什麼臉面見人。蓮花道。要我回去。那是萬萬不能。要的。珊卿道。若然如此。我倒有個主意。伯傑只等找到了你。就要急於回去。你回到旅館。不便何妨。在這裏再享一夜福。明天一早到輪船上去。等他路上。你不用憂他。斷然不敢發作。跟他到了家裏。這種事。終礙着自己。面子。我也可以保你的險。決不會過於爲難。但你將伯傑的鈔票。現洋。拿了。如何。連傲先生的一百幾十塊錢。并珠妹妹的金鐲也一併拿了去。這是什麼。

道理。蓮花道：「這些話那個同你說的？」珊卿道：「你連珠妹妹的梳頭籃都拿了。那裏還用人家來說？」蓮花驚訝道：「我何嘗拿他的梳頭籃？」遂將托珠妹妹把伯傑的錢存在一個小姊妹那裏要取取不出來，催急了，纔將這副金鐲暫抵的話告訴珊卿。珊卿聽罷，把頭一點道：「原來還有這個情節。」在內斜向着蓮花帶的那副手鐲，略略看了一眼，問可有五六兩重。蓮花道：「珠妹妹說是六兩。」珊卿道：「現在四十八換作他五十塊錢，一兩五六得三百塊，他拿去存在小妹妹那裏的伯傑名下，可有四百塊錢。」蓮花道：「不止連現洋錢共有四百八十幾塊。」珊卿道：「一共便宜了一百八十幾塊錢，不知道他的梳頭籃塞到那裏去了，倒也虧他。想得來這種主意，但你把伯傑的錢既然交托在珠妹妹那裏，明日你到了船上，這副金鐲手上邊帶不帶呢？」筱菀道：「依珊兄的意思，蓮花究竟可要使他回去？」珊卿躊躇了一會，纔回答道：「自然使他回去。」

的好。不過。明天。他。到了。船上。伯傑。如。問。起。此。事。不。要。說。是。筱。苑。只。說。在。戲。館。裏。遇。到。一。人。不。合。受。他。誑。騙。跟。他。到。一。家。旅。館。被。他。將。首。飾。錢。洋。捲。去。從。此。一。去。不。回。始。知。是。一。個。折。白。黨。如。今。沒。奈。何。祇。好。回。鄉。且。看。伯。傑。怎。樣。對。付。蓮。花。口。裏。雖。勉。強。答。應。却。與。筱。苑。有。些。依。依。不。舍。珊。卿。道。你。們。這。些。人。怎。的。不。怕。人。家。笑。話。卽。使。兩。相。要。好。到。了。鄉。下。之。後。難。道。不。好。想。個。法。子。再。逃。出。來。那。時。就。脫。去。了。旅。館。裏。的。干。係。況。在。鄉。下。走。掉。了。人。聲。揚。出。來。伯。傑。一。定。更。怕。出。醜。說。不。定。倒。不。來。尋。你。我。看。一。准。這。樣。辦。法。最。好。遂。當。時。計。議。妥。當。等。到。上。燈。以。後。纔。到。西。安。坊。去。覆。伯。傑。的。信。伯。傑。與。傲。秋。兩。個。已。等。得。十。分。煩。耐。見。了。珊。卿。忙。問。可。曾。找。着。沒。有。珊。卿。見。房。內。沒。有。傍。人。始。對。伯。傑。低。聲。說。道。那。有。找。不。着。的。道。理。但。是。你。那。位。如。夫。人。乃。是。受。人。之。騙。據。說。這。個。人。將。他。引。到。一。家。旅。館。把。手。飾。洋。錢。盡。行。騙。掉。一。去。不。回。他。正。在。着。急。的。時。候。

被我同兩個朋友尋見。此刻他沒有這臉面。回到旅館。明日一早到輪船上。等你一同回鄉。叫我給信與你。傲秋道人既找到了他。明天一同回去也好。珠妹妹的事呢。珊卿道珠妹妹的事。自然有個辦法。傲先生此刻可以不回旅館。見了珠妹妹。是沒意思。你可寫張契約。算是暫借。讓我去交給與他。明早大家在輪船會面。再說。因順手在梳妝檯屜內尋一張紙。胡亂叫做秋寫了幾句。放在身邊。遂同伯傑同到春申旅館。交與珠妹妹。叫他收下。珠妹妹有些不甚放心。定要傲秋來當面寫過。珊卿道我和你雖分個男女。大家是一個光身體。全憑信用做事。我何必要來騙你。倘你斷信。不過伯傑兄何妨做個中人。便可放得心了。伯傑因自己的事尚須珊卿斡旋。不好一口回絕。祇得勉強簽了個字。珠妹妹方纔收下。伯傑見已沒事。仍舊回到西安坊去。珊卿也上樓安睡。到了次日一早。趕到南市。見開往鶴樹村的小輪船上不

但傲秋伯傑蓮花俱已上船，連被硝鎚水灼傷的月娥也坐在艙內，頭上還繫着醫館內的礮帶，見了珊卿似乎含有怒意，却把頭側了過去。等到輪船將快要開，纔與傲秋伯傑等作別。上岸回到旅館，又問珠妹妹逼出蓮花處多的一百八十塊錢來，分了一半過節。以後總算第一次發的利市，過了一日，珠妹妹逃了出去，是否去同吳曉雲在一處暫且慢表。再說珊卿閒着無事，壽官因有了小金黛玉的管束，也不常出來，只得仍和陳漢卿許頌三班人來往，偶然碰子好幾場，和贏了二三百塊洋錢。有一天因沒有應酬，一個人回到旅館，想點幾樣菜，與金鳳同吃晚飯，還未坐定，却見壽官家內的一個燒飯司務，同了對河開誦誠堂藥舖的翁守玉走了進來。那飯司務滿頭是汗，腰間束了一根白帶，說道：「壽少爺的祖老太爺已於昨日去世，因我上海的路不大認識，所以請這翁先生一同來的。珊卿不覺吃了一驚，急問

得的是什麼病。翁守玉放開喉嚨，答道：「珊先生說也話長，可去見了壽官，再說。」珊卿道：「壽官已借了房子，我同你去忙叫阿四將阿土的馬車喊來，三人坐上直達西門外斜橋餘慶里。守玉在馬車上始約略將壽官祖父的病源告訴出來。因子丹抱有若大家資一個錢，不肯使用不料鶴樹村自范雲飛的父親走後安靖了二十年，近來又出起盜案來，搶的就是壽官祖父家裏到底村中居人衆多，強盜有些怕懼，搶去的數目不多，却吃了老大一個驚嚇。到了次日晚上，那月娥又上門來哭哭啼啼，說是壽官在上海用硝鎚水將他潑傷，吵個不得開交。又聽說賬房裏少了好幾千塊錢，三件事併在一堆。他老人家那裏禁受得起，自然便一病不起。可憐孫子沒有送終，守玉直說到餘慶里壽官門首，纔止。當卽叩門入內，壽官同黛玉和黛玉的娘剛纔吃好夜飯，守玉一走進門來不及等壽官開口，便高聲完全說了出來。憑你

壽官不肖，究是天性關繫，不由不失聲涕泣。遂議決當晚胡亂過了一晚。次日壽官便跟隨守玉併飯司務奔喪回里。正是

只圖平日尋歡慣，贏得終天抱恨遲。

後事如何，須在第二集書中再與諸君細表。

天虛我生編著

文學指南

◀ 全集十冊 ○ 定價四元 ▶

✧ 加贈錦匣 ✧

天虛我生所著文苑導遊錄一名**文學指南**

南自出版以來早經士林推許現已出滿十

冊內容如第一種。社說 乃天虛我生一

生經驗所得 為練習文章詩詞之

捷徑也 其第二至第十種如。駢散

文。古近體詩。填詞。南北曲。

尺牘。筆記。小說。古文講解。

詩詞講解。等類 係天虛我生改訂入

門弟子之作潤文載前原稿列後銓加眉批

明其是非正其去從斟字酌

句批卻導窳詳盡 靡遺實為文學界

入門之南針導游之良師也

上海棋盤街交通路 交通圖書館啟